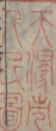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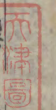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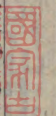




831253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一



仁和王奕誥見夫甫讓男霖折覆較

諸案元豐四年辛酉保甲馮京罷孫固知樞密院事韓頌同知院事三月章

倅罷張璪參知政事九月夏救米罷石路遇夏人又大破之斬獲甚眾

敗夏人於無定州十月謂遣曲珍通黑水路蕭丞相樓詩自註云池守勝元

月勝元發自池州徙安州來訪發時將解去本集與勝達道書云別來忽復

中夏張奉議來稍獲聞問府第已成雄冠荆楚使與勝達道書云別來忽復

元豐三年庚申五月子由過池州與勝元發會始到黃公書考之元發當

以四年辛酉春初至黃故書有別來忽復中夏及道其安州修葺府第之事

此辛酉五月書也又元豐甲子與書有一別四年之語其到於辛酉審案東

都事畧勝元發坐落職知池神降郭遺家與潘丙往觀記何麗卿事姑神記

州未行改安州可證其誤云子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子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

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喜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見也已而予以

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子往觀之曰妾

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笑麗卿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

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

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一

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妄乎子觀何氏不言焉又記問答云某修成雲路穩皇

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之答其意焉又記問答云某修成雲路穩皇

書一紙下天河又問子欲置一莊不知如何答曰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

莊不二十日往岐亭本集與楊元素書云陳潘丙古耕道郭遺送至女王城

東禪莊院本集記黃烟故吳國云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

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州城北臨團風鎮距城北五十里二十二日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陳慥

陸路之所經也今猶存餘詳後條

至靜菴勸懺止殺作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汗詩歸岐亭詩敘云明年正

季常之為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為殺戒遇王翊為書救鹿事本集書云岐亭

此詩公併編岐亭五首之二實此時作也人為人所歐傷幾死翊而號翊救

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

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

乃取而食之棄其核翊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人乃嚼而吞之自是斷葷肉

齋居一食不復殺生歸此記

亦岐亭戒殺事為類編於此

與陳慥行山中得應夢羅漢遂載以歸本集

記應

記應

記應

記應

記應

記應

記應

夢羅漢云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與慥入山中道左廟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尙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過古黃歸使僧繼運命工完新遂寘之安國院左龍右虎蓋第五尊者也

州獲白陽鏡背如刻玉光微小蓋道家聚形法也
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只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劍出白陽取之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其字如椒大雜篆隸其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

二月公居黃年餘日以困置馬夢得爲請故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作東坡詩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蓋世其原必起於樂天盡言與人有情與物無著天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厚本於樂天忠州之作也誥於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一日自南海湖灘江訪桂林探瀟水之源順流至永出瀟湘登南嶽過長沙泛洞庭偏觀岳鄂以七月二十六日抵齊安夜泊赤壁磯下翌日登赤壁壁上則爲公祠祠依山爲高下窳窳而幽邃門屏刻王式丹手書赤壁賦一出欄外則爲公祠祠依山爲高下窳窳而幽赴闔下因沿江而至朝宗門門之左峙江岸爲臨臯阜入門而左繞歷關闌至盡多峻峭蒔蒔植之地則東坡雪堂在焉堂三楹塌其右中有雪堂二字榜字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二

右而劣且失考訂公原榜爲東坡雪堂也餘無所見惟宋牧仲泥像在右朝衣冠坐榛莽中而已黃城瞰江而跨谷在處皆黃泥之坂一入公文便成幽勝自臨臯至東坡不及一里故公得往來其間也時方欲爲安國定患之訪會古飲何君侯於武穴德化范君期於廬山並專使來迎榜人又以風告遂悵然掛席飲於何君者一日復乘

三月書鷄鳴歌
本集書鷄鳴歌云余來黃風夜發瞬息至九江泊琵琶亭下

三月書鷄鳴歌
本集書鷄鳴歌云余來黃風夜發瞬息至九江泊琵琶亭下

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鷄爲士侯朱雀門外專傳雞鳴又應邵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日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

王適自筠來謁同游武昌西山酌菩薩泉
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以送之作詩
有差入筠州試院唱調諸詩再後有余居高安三年之題而迎寄王適之作尙在辛蓋王適自徐州落解還至筠公散之後至不見已三年矣舉年元豐四年辛酉之春也適自湖州與公散之後至不見已三年矣歸徐而相遇於途可見其往復必出此塗也查註誤編此詩於子由過黃時今改編

四月八日飯僧於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
紀年錄四月八日飯僧於於此

閻任仍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任鈞韓文云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已載

既嚴且平吏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橫流郭堞圯傾風埃霧奔走經營與疾歸猶莫敢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誠歸告陳慥來自岐亭此陳季常王齊愈齋萬來自車湖潘丙古

耕道亦至會於師中菴再為文祭之樂城集師中菴記云子瞻以謫謫齊安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菴於菴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

道致祭於故廬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以降昔惟州民族哭於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自屈自

信天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於九原此文為季常年長於公并作任仍挽詞秋諸題之後查徐君猷謫謫今改編詞云

五日過徐大受飲作少年游詞本集端午贈黃守徐君猷謫謫今改編詞云酒十分歌獄草烟深訟庭人悄無陰宴游過十一日為唐荆作六家書跋

花釀酒天氣尚清和好將沈醉酬佳節十分十一日為唐荆作六家書跋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

尤工於小楷率更貌寒寢散微雜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書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

行立而不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

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余謫居黃州唐林夫

過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可曉也我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六月彥正判官送古琴適紀老自三衢至令侍者快弄數曲拂歷鏗人作

一偈問之本集與彥正判官書云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鏗示子孫承以為好也然其素不解彈滴絕老枉道見過不敢遠達意謹當傳

拂歷鏗人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紀老卽海印禪師紀公詳後註時陳季常將至公言有善琴者當卽紀老與

其徒也本集二十三日陳慥來訪會客有善琴者出所蓄寶琴彈之為書琴事本集藏雷琴云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

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其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

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裝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

不傳之妙又雜書琴曲贈季常云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武帝太
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者舊曲也應
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阿子歌及歡
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行其聲爲此曲屬歌者
中書令王琬與嫂婢有情愛筆捷過古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
聲俚濃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世惟有梓舞而晉加之以極公莫舞者今之
杯杓舞者手接柝杵反覆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公莫
中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公莫
渡河者琴操有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自紵歌者本吳地所出宜
是吳舞也晉俳歌云岐怨云飛花節爲春吳因寸緒別腸多少愁悶無也
池燕者聲怨咽或作問怨云飛花節爲春吳因寸緒別腸多少愁悶無也
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練趁南風未解幽爐低雲鬢眉峯欲
暈嬌和恨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攜精筆佳
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書贊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歸書此
陳季常第三
七月二日謝放罪準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勸臣前
次過公也
任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會選差沂州
百姓程棻令緝捕逆賊人致棻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勸會施行至今
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
取勸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
在慙憐
紀老將赴峨嵋作一偈書其行本集將赴峨嵋往別太子少保趙公
之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四

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
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道眼了無分別乃知法界海惠照了萬
殊大小縱橫不相畱礙偶云直從巴峽逢僧窈窕道到東坡別界公當時半破
峨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附錄本集趙清獻公神
道碑元豐七年復游杭州以疾還衢八
月慶紀老往見時方養老於高齋也
張方平生日以鐵拄杖爲壽寄詩八

月十五日與客飲江亭醉甚書鄭元與絹紙

本集書鄭元與絹紙云僕謫居

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醒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
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始不可不
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黃日
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木謂絹紙近世失之云去歲集字詩凡十首其見於石
九月二十二日書歸去來集字詩

刻者凡六首書於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

日其作之分合當起於黃州而不能悉考施註原編不載王註本七集本皆
人和陶集似公在海南時自列於和陶卷之後者今如查註仍編海南本題
諸詩之末此但記其書六首之歲月耳
與潘原失解後飲酒作詩
餘詳卷四十三總案歸去來集字條下
原編四年正月詩後查註改編三年之末合註從之今改編於此爲當餘詳
註謂當節邠老之流今據本集考定爲潘原字昌宗乃邠老之叔此詩施註
前
十月九日孟震置酒秋香亭爲徐大受作定風波詞
本集定風波詞敘云

酒秋香亭有拒霜獨向君猷而開坐客喜笑以爲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
是詞云兩兩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爲使君回若道使君無此意何爲雙花不
向別人開但看低昂烟雨裏不已勸君休訴
二十日書游吳江垂虹亭記
本集書游垂虹亭記云吾昔自杭移守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
野皆從吾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
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畧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
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
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湖平地丈餘蕩盡徐大
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墨書

受孟震皆不飲酒戲以詩二十一日作飲酒說
本集飲酒說云子雖飲酒不
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酷又惡而貴自醜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知
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
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
二十二日訪王齊愈於車湖坐上
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五

得陳隨書報神諤領兵深入西夏大捷作詩與馬夢得飲於東禪莊院書孟

東野詩本集書孟東野詩云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莊院誦孟
以贈夢得只夢得亦
再書馬夢得窮本集書馬夢得窮云馬夢得與僕同歲
未必笑得東坡也

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
赤壁懷古作念奴嬌詞本集赤壁懷古調寄念
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詞云大江東去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又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
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雲徐

大受攜酒臨臯臯上作浣溪沙詞本集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雲太守徐君猷
未蘇江南雲葉暗隨車臨臯烟景世間無雨脚半
收簷斷綫雪林初下瓦疎珠歸來冰顆亂粘鬢
明目酒醒雪大作和前韻
本集明目酒醒雪大作和前韻二首云醉夢醺醺曉未蘇前曉曉使君雪
扶頭一盞怎生無廢園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頭眞珠清香細細嚼梅鬢雪
裏餐鴉例姓蘇使君載酒爲回春天寒酒色轉頭無薦子已開鸚鵡表報恩
應不用蛇珠醉中還許攬桓鬢再和前韻二首云半夜銀山上積蘇朝來九
陌帶隨車瀟江烟清一時無空腹有詩衣有結濕薪如桂米如珠凍吟誰伴
拂髭鬚萬頃風濤不記蘇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翠袖倚風縈

珠樽前呵手鐺霜鬢
大雪中送牛尾狸與徐大受姪安節赴舉報遠來省

公夜坐有詩中都有三子次名不疑字子明能飲酒公贈安節詩云
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者獨
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爲子

明能飲酒公贈安節詩云
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者獨
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爲子

明能飲酒公贈安節詩云
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者獨
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爲子

明之子信矣據欒城集伯父墓表云孫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
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千暉千公渡海聞時姪中進士第是爲子安子則時與
暉別爲字行皆當爲子安所出而此十人者則子正子明之子並在其中矣
王註以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五人爲子正之子而千鈞墓表不載查註
併爲十三人尤誤又公贈安節詩有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今朝復何
幸見此萬里姪句詳玩詩意則安節之名在此十人中惜無從辨別耳

堂兄子明詩跋

醉與之同游者眉之墓頤山觀快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
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
於蜀非復昔日之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矣
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然舊學消亡風心掃地愕然爲世之廢物矣
乃知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黃魯直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
言也有孫汝楫登進士第公以治平四年丁未四月喪到眉乃見子
明時也次年公雖在眉而子明或在官自治平丁未至元豐辛酉正十五年
也據欒城集子明官

成都惟簡使悟清來乞勝相院經藏碑十五日公以所

承議郎通判嘉州

得趙棠舍利授之爲作舍利記 本集趙先生舍利記云趙先生棠本蜀人孟
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益南海怪人謂心風爲盜益嘗與京
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益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益游益以謂盡得此
益既隱去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和游故得此
舍利四十八粒益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六

案

大理寺丞知蘇州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
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此本集作元豐三年謬與大師正月
使悟清往安州求勝元發作大字碑額不合時元發未到安也且據經

宿乾明寺作詩爲安節書摩利支經并作跋

本集跋所書摩利支經後云姪
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一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
持歸蜀眉陽蘇軾書此記本集作十二月譌據後詩題改正

與安節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作記事

本集記
飲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
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詩瀕行公爲誦中都公送宮師下第歸蜀詩人稀野店林安枕路入靈關穩

踏驢句因以爲韻作詩送之

聞李常出按行抵光州相約會

渠有屈聲句蓋安節舉進士不第始往見兩
公而歸放於其行也舉中都公句以贈之

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

本集與
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
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

本集與
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
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

本集與
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
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

本集與
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
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

本集與
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
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

本集與
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
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然第一請公勿殺物命更 **李常至雷數日** 本集與幾宜義書云向者公擇在與公擇一箇邀之尤妙

作君家蜂作窠歲添漆汁詩 謝公此詩并編岐亭五首之三詩有二年過矣 **再和陳慥雪中賞梅有臘酒詩** 魏寒梅雪鬪新句大書雪事 本集書

為三 **再和陳慥雪中賞梅有臘酒詩** 魏寒梅雪鬪新句大書雪事 本集書

年黃州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因我所 **雪中懷朱壽昌作江神子**

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為之耿耿不寐悲夫 **詞** 本集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調寄江神子詞云黃昏猶是雨纖纖曉開簾

言欲平簷江闊天低無處認青帘孤坐東吟誰伴我搭病日燃衰髯使君留

客醉厭厭水晶鹽為誰甜手把梅花東望人嫌 **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作夢回詩**

憶陶潛雪似故人人似雪誰可愛有人嫌 **許安世書來言房州三朵花事記以詩作子由棲賢寺記** 欒城集廬山棲賢寺新修谷中

記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中

多巨石豈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

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

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險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

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糾紉每大

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

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君集跋云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

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本集跋云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七

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 **撰易傳論語說成** 本集上文路所

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書不為生客作也 **論語說成** 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

期恐此書一旦淪沒不傳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為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老而好學也 **欒城集論語**

拾遺敘云予少為論語畧解子瞻謫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至今見於書者

十二三也 **大觀丁亥** 閒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詩論語 **為陳慥作其父希亮傳**

凡二十七章謂之 **亥** 閒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詩論語 **為陳慥作其父希亮傳**

不容辭者時季常之兄忱恂並官於朝非不見此傳者豈獨季常一人可給

耶并為慥作方山子傳 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光黃開隱人也少時慕朱

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家鄉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食折節讀書欲以此

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 **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

寇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

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妻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慥然

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登然

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

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

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

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

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絹千匹

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
往往陽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語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
相識岐下數至是年元豐辛酉爲十九年則爲惟簡作成都勝相院經藏記
傳爲是年作其陳公弼傳當亦作於是庚申也
本集勝相院經藏記云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邱維簡號曰寶月修行
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
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
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
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璀璨芳郁瓔瓏
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於顯見苦空無我無所佛事求脫若海
者隨其根性以是因緣衆寶爭捨施及諸結習已來結習已來結習已來結習已來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邱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邱作
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乃至
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語寶藏古
願我今世作是偶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一切世間無取捨此業語寶藏古
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諸器王安石在金陵客有自黃州
來者問子瞻近日何作客曰曾醉臥臨臯亭起而作寶相記千餘言但點定
一兩字在索副本就月下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羹頌致云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
蔓菁若蘆菘若薺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陳師仲爲公編述超然黃樓二集作報書

本集答陳師仲主簿書云先吏部

未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光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得罪
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
者乃可存耳軾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
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
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
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寄詩但擇古律以日月次之與日觀之便是行
紀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語此書論編詩有不擇古律日月爲次各
語可見呂東萊之分類必非公意也陳師仲嘗謁公徐州顏長道稱其文詞
卓犖志節高亮是時爲杭州作陳吏部詩云故三司然
主簿並見於與師仲書中
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盡能稱頌公者漸不
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
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
元豐五年壬戌公年四
年四月更官制以下八條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章惇門下侍郎張璪改中書侍郎蒲宗孟尚書丞丞王安禮尚書右
丞呂公著罷五月遣給事中徐禧治鄜延邊事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
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更不得帶三省字行出
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
門下省番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倫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

制也八月城永樂九月夏人來攻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十月二日

月貶呂惠卿知單州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於景靈宮大赦天下正月二日

宜都令朱嗣先來謁為書歐陽修黃牛廟詩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云

朱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詳卷其事與詩當刻石於書勝相

廟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詩此條詩事詳卷一總案黃牛廟題下

院經藏碑成悟清歸作惟簡書本集與寶印大師書云新歲遠想法體康

既來書丁寧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

勝元發大字不知得否此問諸事請問清師即詳也每念鄉舍神爽飛浪於

近來頗常齋居養氣日覺神凝物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

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年為道侶也案悟清為惟

簡法孫十二人使悟清往求碑額作滕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蜀僧遂

之一非清悟也集不載今以後書補其事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

集不載今以後書補其事本集水龍吟詞敘云閩

作舟人言閩邱公顯方會客覺而異之作水龍吟詞邱大夫孝直公顯嘗守

黃州作棲霞樓元豐五年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

作舟人言公顯方會客也覺而異之乃作此詞公顯時已致仕在蘇州其詞

云小舟橫截春江卧看翠壁紅樓起雲間笑語使君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

絲艷歌餘響遶雲縈水念故人老大風流未減獨回首烟波裏推枕惘然不

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雲夢南二十日與潘丙

州自武昌南岸昔游應記料多情夢裏端來見我也參差是

郭邁出郭尋春和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詩過汪若谷家作天篆記并詩本

天篆記云黃州郭氏神最異子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汪若谷家神尤

奇與人問答如響名全字德通姓李氏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

天篆也與子篆三十二字云是王天麟渡江來謁為言岳鄂間溺兒俗告朱

壽昌使立賞罰以變此風本集與朱康叔書云春寒起居何如昨日武昌奇

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常

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嬰良久乃死有神仙百應如指者連殺兩

子去歲聞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

知創艾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第為安州司法其妻在母也其舅陳遵慶

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兩夕輒見之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馳往省之則

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

得按舉願公明以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仍錄條粉壁曉示且更

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佐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立

使召佐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者薄有以調之但得初生數日

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又題

湖陰曲云元豐五年承天院僧蘊湘因劉君誼請於軾而鄂州太守陳君瀚

為致其書此記乃朱壽昌非久罷去之證而書有春寒之語當為五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一

正月所復與古耕道為育兒會使安國寺僧繼蓮掌其籍威以為常焉本集書黃

鄂之風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間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鄆州乃以善道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占耕道雖稚魯無他長然頗識實喜為普惠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二月筠守毛國鎮將歸來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求贈言為書歸去來詞作跋且日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

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純弱多書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夫毛國鎮三衢人時以省郎守筠州與趙聞道厚善素有歸與之志陰子由唱訓甚多且因經句不用鞭朴喜見矣國鎮家素作有政寬境內棠陰合訟去庭中草色新句其人其政盡可見矣國鎮三衢會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千金赴高義脫手會須與晚為二千石得不償所通皆實錄也子滂字澤民時為齊郎子由有送毛滂齋郎詩雪堂成滂往見公於東坡以是考之則國鎮罷去乃是年夏後之事矣元祐中公帥杭州石堂記由是知名公遷惠州滂通問不絕時以詩文就正一日得滂所作雙旣罷其代守筠者為賈蕃高安令為羅審禮其和子由寄題孔平仲江州官代者為江渙今據兩集誥所知者匯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十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十

舍小菴陳慥於岐亭開龜軒且來訪作詩此陳季常也答李昭玘書

昭玘書云賦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子甚厚此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賦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相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此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似蒙庇相遺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魯無一知者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得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獨軾恨長然未有所得也徐子敏雖有書來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謝不宣東都事畧李昭玘字成季濟北人也文名為蘇軾所知元祐中為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黜終身云云李昭玘已登第時為徐州教授元祐初試學士院公拔為館職及知貢舉昭玘為考官書中所云王子中兄弟者皆廣部員外郎王正路之子如子開子立子敏皆是書中所謂昭玘與陳師道皆從其游子立自上年春中赴徐秋試出入學中者年餘昭玘因于中求知於公由是知名其後子立還筠復因于立以通乎子由子由稱其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並在報公得廢圃於東坡之習築而垣之葺堂五間本集書中今據兩集匯載於此

季常書云柴炭已領感怍感
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堂成於大雪中因繪雪於四壁榜曰東坡雪堂

始自號東坡居士作雪堂記
本集雪堂記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舊築而
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
得其所者也歌曰雪堂之前後今春草偃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
今有碩人之碩頤考槃於此兮芒屨而高衣挹以雪堂酒為義餼晉卿墨云
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以雪堂酒為義餼晉卿墨云
子在黃州鄉近四五郡皆送酒身耕妻蠶將以卒歲見在東坡作破種稻勞
苦之卒歲也論雪堂凡五間見於此書而年譜各註皆失考南挹四望
聊以卒歲也

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曰此亦斜川之游也作江神子詞本
江神子詞敘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
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
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
其詞云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身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
春雨足鳥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毛滂自筠州來謁
南望亭邱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送餘齡

游於東坡
本集和毛滂法曹詩云我頭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姚坡間人布
襦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簞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彈一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笑便傾倒五年得暨安公予豈我徒衣鉢傳一篋謂此詩
其後作於杭州追述雪堂初成毛滂民來游之事正此時也李元直送雪堂

篆字榜作報書
本集為李通叔書云雲奇雪堂篆字筆勢茂三月三日作陶

淵明飲酒詩跋
本集書淵明飲酒詩後云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
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
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祿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
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二月三日予瞻與客飲
酒客令書此

寒食日雨中徐大受分新火有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
詩因題其後

新火詩
分新火句其寒食雨詩信黃州所作矣查註引韋水志謂公王
不令今刪至公是月游漸水事本集

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定
詩詞記述甚多也合註從誤應駁正

風波詞
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狽余獨不
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
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
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過黃氏家得呂

道人沈泥硯
本集記呂道人硯云澤州呂道人沈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
呂字形非刻非畫堅致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
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

斬水多腴田往求不遂
本集金穀說云吾
嘗求田斬水田在

一枚黃氏初不知賞乃取而有之

嘗求田斬水田在

嘗求田斬水田在

嘗求田斬水田在

嘗求田斬水田在

嘗求田斬水田在

嘗求田斬水田在

嘗求田斬水田在

嘗求田斬水田在

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為最甚也俄得臂疾會

潘尉龐醫來迎相率至麻橋龐所居留數日本集與陳李常書云近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龐醫來

會因示臂疾相率往麻橋龐家任數日鍼療得愈又記龐安常云斬左手腫一鍼而愈徐禧遇公於蘄來謁本集弔徐德占詩敘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

聊為記之徐禧遇公於蘄來謁其初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

正言直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龍圖閣帥原以母憂去官惠然見訪東都事畢除先以右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七

案

醉月上策馬至溪橋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題西江月

詞於橋柱上本集西江月詞敘云春夜蘄水道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

草可借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枕綠楊橋柱宇一聲春曉廣

與記云綠楊橋在蘄水是十一日還至車湖過王齊愈達軒作四花說

相似說云茶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海棠花似絹花并書贈齊愈子

錫而歸本集書贈王十月十一日會王十月十六日會王十月十六日會王十月十六日會

十六與之文甫收此為據米散初謁公館於雪堂

大視與之文甫收此為據米散初謁公館於雪堂

辛丑公赴鳳翔之時至是年二十二矣素與馬夢得厚善其來因夢得以見

公也又有董義夫者因朱壽昌以至時壽昌已成凡客至公皆館於雪堂故

有東坡相從之語此二人並見於與朱壽昌書中而壽昌非久罷去今定元

章義夫當成即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

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量故最如活本集與寶月大師

書云某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破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

養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

爾謂此畫公初見於長安陳漢卿家及守彭城得於鮮于子駿茲在雪堂

而後歸成都勝相院元章年僅四十九其作畫史乃晚年事所載多淵源授受此獨不知前後因地故畫史不能詳也今為補足之云

竹法公使貼觀音紙於壁上即起作兩枝竹補以枯樹怪石遂贈之
米黻畫

軾思清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日竹生時何嘗逐節生

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

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日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

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前此畫家作竹皆自頂至地先竿

後節公獨不然故元章疑而問也元章雖年少以其理早出絕也詎每以親集

縱橫盤礴為致又復求其底蘊故所記不數語而神理畢出矣公畫竹初得之

不傳畫法為缺事今錄此記更以公詩當其補之而畫法備矣公畫竹初得之

交柯亂葉動無數一皆可尋其源四句補之而畫法備矣公畫竹初得之

王維所見維竹似為雙鉤飛白而公獨得其神理及見與可畫學遂進與可

遺公假竹元章見為著色竹是與可亦有雙鉤交誼甚厚至是益以二十餘

年之功後作波瀾獨老成矣時朱壽昌近在鄂州交誼甚厚至是益以二十餘

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然則元章求得

此紙亦甚不易而王晉卿於元祐同朝之際猶且三緘博兩紙購之他人宜

弗歸也 **董鉞來游雲堂有卜鄰意公約歸去來詞作哨遍使其家僮扣牛**

角而歌之 本集哨遍詞敘云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

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摺括使就聲律以遺義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

釋末而和之扣牛角而為之節不亦樂乎其詞云為未折腰指子歸路門前

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菊歸從前昔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子歸路門前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三

案

敘作殺夫義畧可通殺似兩用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者今為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口不言而金險之書因事自顯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
始就速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情
之心掃除無盡者黃州食物賤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
劉沈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
為此日先兆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古

案

人合攻宰相曾公亮未發而元發之弟元素所謂令弟賊漢者竊其疏稟以
報公亮公亮遂先上章自辯神宗自是不悅此二人彼放之根也元素繼為
翰林學士力攻王安石以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皆退為言
又論以經術取士不當獨廢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論常平使者暴
橫免役有十害宜罷為會布所排遂罷知亳州由應天徙杭公為此詞時諫
素甫至杭而公亦方得密語似過當然其意謂以攻新法為未信而諫
在朝不同而天涯則同也其中寄意甚深竊不料其各皆坐廢而遇於齊安
也是則更且感六客同集湖州而張先陳舜俞劉述皆下世有詩致慨作和
可慨矣

詩題楊元素以薦屬吏王永年為御史蔡承禧所論坐貶荆南節度副使
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其起知興國軍乃元豐六年十一月南郊恩
例是時元素尚在荆南且有與公合營田宅之事則東都事畧之說有闕遺
矣

五月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
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書
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
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粟栗菱茨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
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
佛印禪師適又使至遂以為供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
衣服飲食器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

東坡雪 綿竹楊世昌道士來訪善作密酒為作密酒歌 本集與吳采書云近

堂書 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臯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怪 日黃州捕私酒甚急

之以問酒友曰為賢者諱吾何嘗為此但作密酒耳 陳慥來自岐亭以一

指巾為贈作詩 第五次過公也 武昌西山松柏之間羊腸九曲有亭址甚狹

其傍古木數十章不可加以斧斤公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夕大風雷雨

拔去其一亭得以廣乃重建九曲亭屬子由為記 樂城集武昌九曲亭記云

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陲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江上

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閉松檟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

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

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竭而息掃葉藉草酌酒相勞

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遊西山行

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亭焉其遺址甚

狹不足以席眾客其傍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斧斤子瞻每至

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

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 蘇

後當為元豐五年夏後之事為載於此 公題九曲亭有元鴻橫號黃榘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五

句六月元結破湖荷花甚開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因足成之以

贈武昌王齊愈齊萬和孔平仲久旱得雨作雪堂種植各詩道暑南坡修竹

之下書贈古耕道 本集書贈古氏云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

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 公與諸子往來雪

堂臨臯之間必道經黃泥坂一日大醉作黃泥坂詞 本集黃泥坂詞云出臨

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夕還兮步徒倚而盤桓舒卷草

木層累而石附兮蔚柯風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徒倚而盤桓舒卷草

而不累兮苟娛余於一盼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

晒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繪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

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暮

宿雪堂之青烟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紛墜露之濕衣兮月明兮星

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子踐於是賑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

稀迎余往兮餘歸歲既宴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 王道曹煥來謁

可以久嬉又書黃泥坂詞後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 王道曹煥來謁

哀憫伴海底鯉魚會化鵬諸句蓋是時王適以落解還筠重過齊安故公作

歸來引送之有世不汝求之句與子由詩意相合當在元豐五

年王成盛夏時也餘已考定王適自筠來調條下曹煥詳後

歸來引以贈之本集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云歸去來今世不汝求胡不

首之未轍出彭城而南鶩兮眷邱隴而增歛亂清淮而俛鑑兮驚昔容之

非奈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兮僕夫在門歌月之餘輝會

鷄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伊威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月之餘輝會

今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峨

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而自

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不聽默默非子之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

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為之璞而不削又為漁家傲詞使煥寄其父九章

將以彼為玉人兮以子為之璞而不削又為漁家傲詞使煥寄其父九章

光州調寄漁家傲詞云些小白鬚何用染幾人得見星星點點那浮光雖似

箭君莫厭也應勝我三年貶我欲自嗟還不敢向來三都寧非忝婚嫁事稀

年再冉知有漸干遂辭公赴筠州詩集城同黃泥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

金重擔從頭減王適依兩公以為家者其在徐湖則課邁迨過其在宋筠則課

瞻請居齊安自臨阜亭游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

來故云謂王適依兩公以為家者其在徐湖則課邁迨過其在宋筠則課

遲遠是以筠為歸也曹煥雖為子由婿而其父九章守作錢公輔遺教經

浮光去公甚近煥必省公於黃會與逾遇遂同至筠也君子小人之態不可

跌宕錢世雄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一

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

賦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後與錢濟明書云曾

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書蓋初云謂錢公後與錢濟明書云曾

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據此附編餘詳卷二十二總案錢濟

明條張舜民謫郴州繞道來謁同游武昌與縣令李觀佐吳亮嚴睦步出西

門登樊山涉寒溪迤邐兩寺至觀音泉畫壘集郴州行錄云招蘇子瞻游武昌

郊天之處食罷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謁武昌縣

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即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

睦及子瞻諸人游武昌澄澈可愛觀音泉當迎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

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觀音泉當迎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

適既報罷作

愛民自述從征靈武兵

敗有詩記其事

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搽否或

仰而答曰兀搽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慙為兀搽也東都事畧高遵裕字公綽

繼宣子以團練使知慶州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

早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梁虜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七

案

涇原帥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下遵裕沮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為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少却涇原帥殿為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鄂州團練副使安置張舜民字芸叟舉進士為襄樂合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碎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又本紀云問罪四年四月高遵裕以環慶之師劉昌祚二月詔班師又本集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號州詩王註云舜民西征回塗作詩是於班師之後矣其同游武昌事載於此此文稱張舜民西征回塗作詩是於班師之後矣其同游武昌事載於此行錄此因赴貶所繞道至黃也今作魚蠻子開魚蠻子詩施註原編相作據此載五年壬戌夏秋之交也今作魚蠻子開魚蠻子詩施註原編相作漁父詩取其意為魚蠻子今者舜民謫官據黃游之時與此詩後先適合是因舜民過黃而作審矣陸游周必大多得故老傳聞且於公事備加詳慎不敢妄語故其說自然符合非若他書不耐考察一經排擠則其謊立破也今以舜民游西山二事置此詩前者以前所考定固足以立案然得此而益信也

七月與邁夜坐作聯句詩十三日作中都公舉進士謝啓跋以歸子明集

題伯父謝啓後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肩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為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書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與一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八年乃躬自裝纜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

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和王翬賓州所寄詩論藝詩有況子三年囚句合註皆從誤和詩必在五年壬戌 十六日與客泛舟赤壁清風徐來月出東

山之上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於見飲酒樂甚扣舷而歌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洗盞更酌楮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 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秋

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蘇子與客泛舟秋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壘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滄浪光灑如桴予懷是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八月十五日作念奴嬌詞本集中秋調寄念奴嬌詞云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桂魄飛來烟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楫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九月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

九日徐大受攜酒雪堂作醉蓬萊詞

本集重九上徐君猷調寄醉蓬萊詞云

蕭蕭對荒園搔首頗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歲歲登高年年帽物
華依舊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搖落霜風有手栽雙柳來
歲今朝爲我西顧羽觴江口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九江醉耐留詞編是年以是
三年句信爲元豐五年子戍所作而紀年錄以重九南鄭耐留詞編是年以是
詞編六年癸亥

雪堂夜飲醉歸臨江仙詞

本集夜飲東坡調寄臨江

歸來髣髴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生非我
有何時志卻營營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漉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
錄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漉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
謂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
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
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真如雷猶未與也然此語幸傳至京
師雖祕陵亦聞而疑之

十月十五日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公過黃泥之坂霜

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

復游於赤壁之下

本集後赤壁賦云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
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
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六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

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
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此龍攀柝鶴之
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
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冀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鳴掠予舟而西也施註先生爲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
夏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掠予舟而西不知其爲何祥
也

聞李臺卿沒於廬州徐禧往城永樂兵敗城陷並弔以詩

本集書永洛事

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穰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張舜民言永
侵也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
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
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點者問走以問時李穰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穰干苦
萬屈上爲一樹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爲公堂

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豈意仁人

矜閑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又書云某論居幽陋每
辱存問漂漭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銜涉薄寒起居何如
據此則景繁通問於夏間而行部於冬日乃十月按黃之確證也同車院爲
三司按臨所居使至則僑寓不便景繁使有司添屋三間於其傍疑使至則

分屋而居此卽南堂也施註引齊十一月書雪堂四戒本集書四戒云出與安拾遺謂郡人築南堂以居公誤

洞房清宮命日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日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日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廳几席綉紳盤盃孟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作李康年篆心經跋江夏李君康年篆心經後云

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赤壁磯踞高峰俯鶻巢酒既酣李委作新曲日鶴南飛擲數弄有穿雲裂

石之聲坐客引滿醉倒贈詩訪陳慥於岐亭書戒殺事本集書贈陳季常詩云余謫黃州與陳慥

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旣不

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作酸酒如羹湯甜酒如蜜汁詩此岐亭五首之四詩有爲君三日醉三

日則無可考也與李委泛舟赤壁酒酣笛作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書贈范子

今附載於此與李委泛舟赤壁酒酣笛作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書贈范子

豐本集書與范子豐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

日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李委

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五

案

魚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

魚皆出上有棲鵲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

之張商英過黃州會於徐大受座上春清絕聞云張無盡過黃州徐君猷有

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合妻公即續之云道得微章輒趙姓

稱孫美閨齊浴兒於玉潤姬也最爲徐所寵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爲徐君

而張夫人還其一還乃潤姬也最爲徐所寵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爲徐君

蘭花詞贈嫵卿云嬌多媚體柳輕盈千萬態帶主尤寶斂黛含羈喜又噴

徐君樂飲笑菲從伊情意恁臉嫩膚紅花倚朱欄裏住風贈勝之云雙鬢綠

嗔嬌眼橫波昏黛翠妙舞躡躑躅掌上身輕意態妍曲窮力困笑何人傍香喘

噴老大逢徽昏眼猶能仔細看贈慶姬云天真麗容態溫柔多情滿勒金危玉

歌喉過住行雲翠不收妙詞佳曲嚀出新聲能斷續重容多情滿勒金危玉

手擎贈懿懿云柔和性氣雅稱佳名呼懿懿解舞能謳絕妙年中品流眉

長眼細淡淡梳粧新縮髻喚陳君式罷任爲書李少卿詩本集書蘇李詩後

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念無以道

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

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爲崔閑作醉翁操本集醉翁換敘與石刻互異

詳卷三十李樵基本集書李樵基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飽食下基巖

五總案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

巖老常用四脚棋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著時似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恭罷不知人換世酒闌

作卜算子詞 漏斷人初靜見幽人獨往來繚紗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棟盡寒枝不忍棲寂寞沙汀獨往來繚紗谷題跋云東坡道人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書龐安常遺李廷珪墨

本集書龐安時見遺李廷珪墨云塵俗氣孰能至此書龐安常遺李廷珪墨吾著墨多矣其間數九云是李廷珪造雖形色異眾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

安常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道士惟忠自眉山來訪言陳太初得道事 忠本集陸道士慕誌銘云道士陸惟忠本集陸道士慕誌銘云道士陸惟忠

所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見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

作銘 本集黼硯銘敘云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趙之曰黼歛之珍劉氏而承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賦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黼歛

之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作服胡麻賦 云始余嘗服伏

苔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苔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服麻是也既而讀本草胡麻為巨勝其油正可作食性與伏苔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苔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其詞曰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今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

乃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稿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跨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贊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案

汝陰為文章畫木石叢篠作書何遠春渚紀聞云先生戲筆所作枯木并拳而已

質夫莊敏者帖云近者百事廢懶惟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又云本只作墨木餘與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

子中自彭城來謁答李昭玘書 本集與李昭玘書云雪中來出所惠書益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舊直无咎明畧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闕筆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

書買田事 本集書田云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餽弼耳而所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

書杜甫屏跡詩 本集書子美屏跡詩云得也耶謂案此公經營田宅之始也

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圍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

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麻穀麥起於神農後稷今杜

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天麻穀麥起於神農後稷今家有

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穰之物也

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 **杜輿自**

臨淮來游爲題字說後 本集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云易曰君子

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

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

及既完其下矣故 **促杜輿歸作書** 本集與杜子師書云承晚來起居佳勝示

予以是名字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一 案

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風波甚非相愛之道也謹却封納從者已多日離視側

惟以蚤還爲宜入夜草草語案自陳君式以下凡十六條皆此兩年中事並

載此卷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元豐六年癸亥公年四十八是年閏六月富弼薨七月孫固罷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罷王安禮尚書左丞李清臣尚書右丞十一月祭昊天上帝於 正月三日臨旱亭點燈會客

作詩二十日復出東門用前韻巢穀自蜀中來游謂穀元豐四年七月經制瀘夷韓存實坐返甯不進

誅巢穀在韓軍中因避禍來此公使追過從學館於雪堂本集與子安兄書云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

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灌血睛作薑豉菜根宛有太安滋味謂穀是年巢谷五十六歲迨十四歲過十二歲年表謂巢谷來從公學年譜謂公自臨舉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居雪堂止年餘者並誤時在閑學館並寓

雪堂非久參寥至亦寓其中公固未嘗遷居也各註皆不知其事今為考定

如答孔平仲集句諸作大寒至東坡飲巢穀以酒因有慨於蒲傳正為解嘲

作巢穀詩同蘇壽明巢穀送應託往游廬山本集送僧應託偈敘云蘇壽明巢谷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

人也會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謂此巢谷到黃以後事也因頌載於此作日出東門詩巢穀游車湖未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牢城火市井皆焚潘丙舉室奔東坡火自西北來至雪堂而止穀兩瓢無恙

招之使歸本集與巢元修書云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

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崔閑館於雪堂作陳章

炤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憐察

能此遠來見容且留之時合作一弄也適寒苦嗽且為道此東都事畧云元

豐六年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於園丘大赦天下謂穀是年郊恩例有起

廢之條故來書以為言答書公傷痍不復游岐亭謂穀熙寧六年春中公患

有適寒之語乃春中作也

問因成目疾杜門月餘入三月寒食日與郭遵渡寒溪吳亮提壺野飲遵能

為挽歌聲酒酣發響四坐淒然復歌寒食詞外集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

坐為淒然郭生言吾恨無佳詞因為畧改樂天寒食詩錢飛坐客有泣者其

詞曰鳥啼鶯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木巢藥春草

綠堂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查註白樂天寒食野望吟起句云秋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所改止此二句

白楊路作白楊樹餘皆同謂此詩查張夢得謫齊安出觀所藏郭忠恕畫

註收入第四十八卷續探中今載於此

山水屋末一幃作畫贊

本集郭忠恕畫贊敘云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末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

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
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
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費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必滿
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木石有求者必怒
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
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畫小童持線手放風驚引線
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先為市肆飲食日吾所與游皆引線
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寶神興舍怒先長髯而美忽盡
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瑯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
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諍議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
逝矣因指地為穴度可容面俛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收葬但
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長松攬天蒼翠插地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
歷烟雨滅沒怨先在焉呼之或出雷張夢得字懷民清河人據公夜訪杭
天院及子由為作快哉亭記皆元豐六年癸丑冬後事蓋夢得以參寥自抗
是年謫黃也今以公與懷民各條無月日可考者分載於此年
來訪館於雪堂同游武昌西山記夢參寥飲茶詩本集記參寥詩云昨夜夢
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多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週
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洵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又參寥泉銘敘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再

以怪石供參寥後怪石供

再

以怪石供參寥後怪石供

云余謫黃州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
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公以元豐七年四月一日
去黃與參寥同游廬山而敘有雷期年語以
證夢中詩句蓋以六年三月清明後至也
本集後怪石供云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
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餌易諸小兒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既足笑彼又
從而刻之今以餅餌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乎參寥子曰然供者
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書者佛印亦不刻也夫幻何適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
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
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
二十五日記黃州婦悍婦與子相戲言聲飛灰
凡二百五十併二石槃云
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湖鑑物飛灰
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開裏捉得些子如何
如何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
誠有如黃州婦者公必有說以此益見其誣也如謂此即因柳妬而發考是
時柳氏已故公是年併不至岐高無從聞御吼也若作追述之詞此乃六年
三月二十五日夜間所聞且封書以後事也此書本可載遺列入卷四
駁本案者故四月作寄周安孺茶詩續探詩中以為漫不可考者也據詩
有如今老且嬾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為此騁束諸句是為謫居所作
更以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峯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旂綵呼兒為招客宋製

聊亦復諸句參之其天峯雖不可考而黃惠兩州誌皆親至與白鶴新居不類惟東坡雪堂似之且公每與徐君猷游安國寺擷茶竹間亭又與陳季常書云茶白更畱作樣幾日此皆采茶製茶之明證徐大受罷黃州任君瑞殿也今改編入集附載六年以明年夏後公去故也徐大受罷黃州任君瑞殿直書云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春謁遂成食言愧愧君猷四月未日乃行猶可一見否謝案君瑞殿直即王麟也君猷罷任惟見此書中各註皆失考

楊君素來代 韻案太守楊君素見後書張公每歲春中與徐大受游安國寺規去欲論條下各註皆失考

飲酒竹間亭上擷茶而食至是繼蓮請名公名遺愛亭代巢谷爲記 本集代遺愛亭記云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蓮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谷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谷記之谷愚樸騷旅人也何足質之子瞻以爲之記

五月南堂成詩有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 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

句因錄寄蔡承禧 夏蒙賜不淺又書云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

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韻案書有竟添却屋三間語乃景繁使有司增葺之確證故云蒙賜不淺此不但正那人築堂居公之語且以證公之並未遷

居雪也楊繪遺其弟慶基至議買園田 本集與楊元素書云令弟慶基來又書堂云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忽恩別去示諭田事乃蒙畱念感幸不可言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果蒙見

也適新舊守到發元甚不一若蒼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

策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浴把櫓放船也韻案楊元素與公合買田園

皆不遂書有新舊守到發陳惓報荆南莊田同王長官來 本集與楊元素書

語乃徐君猷臨去時事也任耶中其字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畝石厥直

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迺遷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

但稅稍重告爲問看晚亂尊聽負荆不 作滿庭芳詞 本集滿庭芳詞敘云有

了也韻案此陳季常第六次過公也 年黃人謂之王先生因送陳慥來過余因賦古詞云三上竹塢今松隱江岸只

君因送長江凜然蒼檜霜幹難雙問道風林舞破烟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

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夢裏相對殘缸歌舞斷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送

別徐大受作好事近詞 本集送君猷調寄好事近詞云紅粉莫悲啼俯仰半

花柳岸陰舟楫從此滿城歌吹看黃州闌烟 六月風毒攻石目杜門僧

此詞乃徐君猷置家於黃而去故云半年離別也 齋 本集與蔡景繁書云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石目幾失明

書始則患瘡繼成目疾已閱半年而目疾始 二十日爲黃葉管子由問疾頗

甚其杜門謝客乃六月以後事也餘詳後條

本集六月二十日答子由頌云子由問黃蘗長老疾云五蘗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任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蘗如何答老僧代答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諸藥藥城集人詩類非頌也詩編迎寄王適之下一年是為元豐六年其前後並有在筠三年詩題蓋子由每以四年作爲之耳曾鞏卒於臨川或云在陳三年在齊三年是也此頌亦因四年偶爲之耳

傳與鞏同日遷化如李賀事遂以上聞 本集書誘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

神宗以詢蒲宗孟輟飯而起 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有歎息語

續通鑑長編云京師盛傳賦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息久之何遠春渚紀聞云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釋

遺李成伯至始得耗 本集與范景仁書云李成伯長官當先書以問其安否

款而行 本集與吳子野書云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起居住否拙疾異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歎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陳慥蹇序辰悼亡作慰疏 本集與盡款意數日閨門之戚內外積慶淑德著聞乃遽爾耶公去親遠動以貽憂爲念千萬廢遣無令生疾此區區至意惟願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書痛解之適

舉常平行鹽法子由監筠州鹽酒稅正其專轄故云德庇則此書信爲黃州 作書作適苦日疾之時又信爲元豐六年夏後作至公確以六年春夏瘡痍

日疾已考定後李公擇條下是季常之妻已於六月夏間身故審矣此本集

無影響事可惡諸註傳會遂至牢不可破公自居黃而德廣文不諱作家

千里外戲其久不學爲人作碑則載季女大歸苟有其事必見方山子傳斷無

狀直書先人不學爲人作碑則載季女大歸苟有其事必見方山子傳斷無

妻子自得語也再詳觀慰疏如謂授之之妻即季常之妹故有悲恨甚矣之

語然妹死僅可言悲必無恨甚矣之文也凡公所爲碑銘傳狀有女必書蘇

女評女二范鎮女一張方平女三滕元發女五富弼女四趙槩女二王子立

女一劉夫人女二已適未適向幼皆分別詳載司馬光無女故其行狀與碑

皆無趙抃無女而嫁兄弟女十數皆如己女亦書於碑季常之父陳公弼傳

惟載忱恪恂慥四子慥即季常以本集所有各文例之則公弼未嘗有女而

季常即無妹也如不詳論後必有澆薄者爲之說云觀書意授之之妻即季

常之妹故先生云然爾此種技倆不顧是非以爲別得一解者多矣故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塞其閏六月聞陳襄訃作陳章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錢塘一別如夢中事

流云閏六月聞陳襄訃作陳章書爾後契濶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述古

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

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

目疾無緣一見臨紙耿耿二二十四日書士琴贈吳亮贈吳主簿士琴

抗有賀述古弟生子詩即朝請也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交太

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

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見其寶一琴無銘無和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

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琴其寶一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

書謝書士琴自為一事前案載與彥正判官書內之若言琴上有琴聲四

句公自云一偶非詩也且又一事也王註作琴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以記

士琴一則改作長題而以此偈作詩牽合兩事為一又譌士琴為十二琴六

年閏六月為五年閏六月又紀年錄閏六月本集富鄭公琴詩合註云士琴無考

並誤考東都事畧元豐六年閏六月鄭公琴詩合註云士琴無考

是五年無閏六月也查註據外集長題與詩編入集內五年固誤其引本集

十二琴銘以實之尤非十二琴銘乃元祐丁卯張益老名之者既與二子無

涉且後事也查註惟引琴各不讀琴銘是以失之合註並從誤今集內刪去

此得仍照本集作病起聞富弼訃李常以禮部侍郎召還作書本集與李公

二事入案并駁正

春夏間多苦瘡痂亦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

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容恐傳者復云云以為公憂故詳之鄭公避已逾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五

八旬然耆舊彫喪想當為國悽愴公擇莘老進用者可喜然亦彙初之漸殆

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闕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

書道此也又富鄭公神道碑云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紀年

錄云鄭公以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一日薨東都事畧元豐六年李常召為

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又孫覺自徐州徙南京召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

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七月李常以禮部侍郎差南郊禮儀使李常以

太常少卿召還未赴遷禮部侍郎再差南郊禮儀使李常以

此朝命疊下也以此書考之富弼薨於閏六月二十一日越六日必已聞

耗其公擇莘老召還亦同時所聞故併在此書中楊元素以郊恩起知興國

時郊恩未下元素尚游遨故於書中及之此書作於閏六月杪時公擇尚在

舒州正赴闕時也前載公患瘡痂病日及遷授之悼亡陳季常妻故諸事本無

年月可辨而逐事牽連頂接同出一時全恃此書之富弼身故李孫進用年

月為據即公之病愈亦定於此

張夢得營新居於江上築亭公榜曰快哉亭

時無此書則前案皆不可立也

作水調歌頭本集快哉亭調歌頭詞云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

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碧峯忽泯浪氣掀

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

里快哉風歸翁紀年錄此詞贈七月作初秋寄子由和王鞏南遷初歸詩六

張惺佻似夢得又字惺佻也

日渡劉郎汎飲於王齊愈達軒醉後畫墨竹作定風波詞本集元豐六年七

月六日王文甫家

飲釀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詞調寄定風波云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
細綠筠香秀色亂侵書帳晚簾捲清陰微過酒樽涼人畫竹身肥擁腫何用
先生落筆勝蕭郎記得小軒窗
十日作吳道子地獄變相跋本集跋吳道子
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牖
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奇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
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能於此間一念
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
十五日孫襲來訪出觀官師手蹟

乃跋而歸之本集跋先君與孫叔靜帖云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
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
稱之賦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斷枉道過賦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賦請受
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
真蹟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即
書劉庭式事寄趙景卿本集書劉庭式事云
劉庭式爲通判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
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百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
哉乃書以寄密人趙景卿景卿與庭式善且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
爲朝請郎景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書

月二十三日作漱茶說本集漱茶說云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聞中損人
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自若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
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己然率皆用中
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開數日一啜亦

二十七日日作節飲食說本集節飲食
不爲害也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容盛饌則三之有召疫者不從
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
元豐六年八月
九月作十拍子詞本集暮秋調寄十拍子詞云白酒新開九醞
月二十七日
即是鄉東坡日月長玉粉旋烹茶乳金盞老更狂
二十七日公第四子遜

生小名幹兒頽然穎異作洗兒詩外集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
強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到公卿又後題云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遜小名幹兒頽然穎異
朝雲墓誌云生子遜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小名幹兒頽然穎異
今改列

十月趙吉構子由書來見喜公樂易遂畱焉樂城集丐者趙生傳云
總案
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歌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
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
宿疾與其平生善惡或曰此非有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時能道其
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澆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
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克其妙生嘗告予
吾將與君夜宿於此子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
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二
六

案

案

案

案

不可久視今乃得甞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
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元豐六年
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此記乃張夢得謫居之確證故盧於江上初
至則寓居承天寺公於日夜訪之故有兩閒人之說查註許端夫齊安拾遺
云快哉亭縣令張夢得建合計從誤如請爲令九日爲孟震跋子由所作君

子泉銘本集跋君子泉銘後云子由既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
不當廬於江上亦不得謂之閒人也應駁正

不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賦本集昆陽城賦云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
賦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樞懷而唾菜壁夫昆陽之戰

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
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

固已變色而驚怖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佩而大笑旋棄鼓而
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

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
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

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紀年錄十一月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
賦滕元發自安州赴闕相約會於岐亭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公解印入覲當

枉道逮往迎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專人復
見過逮往迎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來承已過信陽跋涉風雨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八

案

者勞矣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黃陂會雨雪間作止於蕭寺晴霽乃還
遂徑來此拙於籌量遂失一見愧恨可知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聞公由信陽路赴闕數日如有所失也便欲歸黃州又
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廳下擁數塊洩歲讀前漢書展太子傳反復數過知

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欵中而公書適至意與楊君素張公規游安國寺記
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去欲論本集記張公養生論去欲云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云蘇子卿鬻雪
咳噎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而况

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錄
之謂公與孟亨之復見於常州而此記又有通判張公規徐大受卒於道

喪過黃州公拊棺一慟爲文祭之本集祭徐君獻文云丞厥綉統富以三冬
始終循吏道繼襄陽之耆舊紳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座有功陰

德何止千人軾以愆愚自貽放逐爭席滿前無復十髮而向五隗中流獲濟實
賴一壺之千金會報德之未遑已與哀於永決平生髣髴尚爲經紀其喪作

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爲經紀其喪作
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啓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

事事處置合宜若有分毫不如法人不責之諸子而責得之也幸深簡意
切不可惜人情顧形迹而有所不盡也三十四不宜令失學聞其舅仲諫

戶部君之雅望久矣但未相見不敢致書欲望得之致懇若候葬畢迎君獻閣中與其三子置之左右而教以學則君歆為不死矣士契之深不避僭易悚息之至又書云君歆喪過此行路揮涕况規知如僕與君者見其諸子益復傷心其弟六秀才駢駮面頰似佳士郡人贈之百餘千已附秀才收掌專用辦葬事也志文已是楊元素詳議閑人為幹歆葬之後邑君與相持四等可暫歸張家為長策更與詳議閑人有字叔廣者前已載此卽三十四也骨肉不可不盡所懷想深照此意也

作徐大受挽詞韻藻詩有雪後獨來栽柳處句君十二月八日飲張夢得小

閣作南柯子詞韋平外族賢吹笙只合在緜山聞鶴綵鸞歸去趁新年烘暖

燒香閣輕寒浴佛天他時一醉書贈何聖可本集書贈何聖可云歲暮春矣

畫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邊奇與黃岡何聖可風雨凄然紙聽竹屋燈火青燐

輒於此間得少方趣今分一遂置酒竹陰下又元祐中與潘彥明書云何親

必安竹園復增竟否以十九日望朝王適以詩來慶公寄茶二十一片并答

上皆言何勝可事也

詩集谷辭歸眉山本集與程彛仲書云元修去久矣今必還家歸此黃州

眉當在六年冬杪矣程二

二十七日夢作祭句芒文本集夢作祭句芒文云子

彛仲亦眉人登進士第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二

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

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破丹青之好木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愠喜

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

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年譜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夢中作祭春牛文

謂此文乃補錄於與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久不奉書不深訝否

帥枕時者今載於此吳江宦况如何僚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

益無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元豐七年公送適赴德興

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何時萬萬自愛元豐七年公送適赴德興

尉此六年冬杪書也中有久不奉書語則前寄書與遺教經跋乃五年之事

矣書遺教經跋乃五年之事

書遺教經跋乃五年之事公卿故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

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

一勞永逸也總答南園仁下

贈參寥珉銘石開鵝卵見蒼壁與居士同

出更轍夷無燥濕今何餉李巖老法魚日便言問殺不知如何淨瓶裏澡

者獨先選從參寥老空寂洗去某在東坡深欲一往示疾未廖聊致一問而已法魚一瓶悲欲下飯又

煮魚法云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所冷水下入鹽以

菘菜心茱之仍入渾葱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作王鞏詩集敘

蕪雜葡汁及酒各少許臨熟入榆皮綫乃食之本集王定

作王鞏詩集敘本集王定

國詩集敘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二

十

案

云定國以余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諷然治世之音其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飲酒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滕元發至闕為飛語中所將自明作書
職知池州徒蔡云公忠義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又與滕達道書云公忠義皎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辯若如來喻引罪而乞寬司僚於義甚善卑意如此

曹煥來謁即辭赴筠州作東軒長老詩以戲子由
煥作此詩乃元豐六年事而詩編七年過廬山圍通院今附載其事

得雲秀書記夢彌勒
於此子由作東軒事詳卷二十三總案公至筠州條下

殿事 本集記夢彌勒殿云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移策杖謝諸人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元豐七年甲子 殿詔封賢妃朱氏為德加二月召太師文彥博入朝附載此

正月和秦觀參寥梅花詩夜過雪堂聞崔閑彈曉角記孟郊詩
賜宴於垂拱殿

正月和秦觀參寥梅花詩夜過雪堂聞崔閑彈曉角記孟郊詩
郊詩云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

醉方熟 果子少許夜琴一弄誰與同者莫是雪堂得無少寂寞即往安州王泉一酌

大正步自雪堂沿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母任氏墳鋤治茶圃遂造趙氏園探梅堂至尚氏第觀老枳偃蹇如龍蛇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

中菴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
與本集所載是年上巳日與參寥徐得之崔詵老攜酒出游

寄司馬光書
本集與司馬君實書云論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某以愚味獲罪咎自

之說相合因錄載

之說相合因錄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十一

案

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
 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
 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歸蔡公在常州與書
 有某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啓之語是年正月杪已有內遷之命而書中不
 及當作於滕元發責筠州安置以辯謗引疾疏草來質公改為辯謗乞郡狀
 三月前也

本集代滕達道辯謗乞郡狀云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
 疾病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
 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病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
 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容材能惟有志義之心
 左右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愚想積成仇怨一自離去
 死未塞責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
 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言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
 亦右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
 積毀消骨巧言鑠金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
 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臣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
 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輿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
 乃毀嘗不忌踐躪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未傷者也今
 臣既安善地非敢別有德求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
 望陛下矜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

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
 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
 察其愚而并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
 放其罪

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荷異眷不敢不盡又滕公墓誌銘云復貶筠
 州士大夫為公危懷或以為且有後命公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為湖
 州罷築墓誌又云公嘗上章自訟有日樂羊無功誦書滿篋即與何罪毀言
 州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以自訟而後作全段收煞分析甚明東都事
 畧未喻其故乃移此十六字於神宗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之上誤矣

月三日公與參寥徐大正崔閑攜酒出游至定惠院飲東山海棠樹下憩於

尚氏之第竹林花圃屠處修潔醉臥小板閣上酒稍醒聞崔閑彈雷琴作悲

風曉角之聲晚乃步出城東籬綠小溝入韓毅甫何勝可竹園勝可方作堂

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

廣輿記云寒碧堂在府城東門外何氏兄弟

建此候蘇軾至軾畫竹石於壁間

云步出城東入何氏園與此

記合則此堂落成即寒碧也劉唐年餽油煎餅名為甚酥客方飲而公忽興
 盡乃徑歸過何氏小圃乞叢稿移種雪堂之西徐大正將赴閩中以後會未

可期請記之四日復為詩本集游定惠院記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

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

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固如大珠纍

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伐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

尚氏之第向氏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

醒聞坐客崔誠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

東嚮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資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

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

移為甚酥味極美客徐君欲之將適閣中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園乞其叢橘

期請子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棄湯代之可筠州聖壽院有聰來

訪作偈送之居士為說偈言語鏗鏘老偈敘云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

壽訪聰長老謂方子明浴洞山有文黃藥有全聖壽詩事有聰之來蓋因友並

而見公也子由在筠與洞山有文黃藥有全聖壽詩事有聰之來蓋因友並

見藥城集逍遙聽禪師塔碑本集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者詩贈之并贈髻錢帖本集醜錢帖云楊髻秀才謀學未成行囊已竭欲

昌宗即潘原也公後與潘彥明書云申意殺甫與宗公願韓二君各與五百如何

君乃何勝可皆黃人也其贈楊髻詩查註編入卷五罷鳳翔後已辨其誤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二

三

據醜錢帖改聞陳君式訃為文祭之本集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

編黃州卷末聞陳君式訃為文祭之本集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

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泣血也人孺然不隨以

復仕京故為貧從政於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於江

濱親舊攢疏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

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浮雲千尺交甚厚故為始終之云作聖

然無求抱潔沒身荷歟大夫忽如浮雲千尺交甚厚故為始終之云作聖

作於黃州要不出此年也公初至黃君式納交甚厚故為始終之云作聖

散子敘所不洽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

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元豐七年甲子 是年七月 三月告下特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

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職言伏奉正

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實浮於人萬

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萬

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言可紀於絲

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

上妻孥之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傳為已死饑寒既收積

通鑑長編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

使安置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欲俾軾成之執政有難

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豈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

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制明日改承議郎居思咎閔歲滋深人材實難不

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閔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

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

久之故軾於表內有人傳已死自厭餘生之句也何遜春渚絕聞云公自黃

移汝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曰觀軾表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三

一

中猶有怨望之語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語蓋言

軾輒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

灼知蘇軾衷心實無 九日書與王齊愈往來事識別 本集贈別王文甫云僕

他腸也於是語塞 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上

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

過乃文甫之弟子濟留語半日追寒食且歸車馱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

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髯鬚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

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

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集與

去元豐七年三月九日 開其公命當在初五日 游記尚無將 招王齊愈書 王文甫

書云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

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計得一舟不出此月

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蔡邱陳畱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甚

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公道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凄然也甚

有事欲面語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 四月一日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鄰

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 里二三君子作滿庭芳詞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 本集滿庭芳

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

來別遂書以遺之其詞云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

日苦無多坐見黃州截閨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鷄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落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

六日為繼蓮作安國寺記

本集安國寺記云城南精

江南父老時與歐漁蓑一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舍日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舍日安國寺有茂林修竹而繼蓮為僧首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蓮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皆蓮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志歸處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

七日記張君宜醫

本集記

醫云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為詩別黃州并用心平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州井和參寥別雪堂詩王齋愈萬陳慥皆集

此陳季常第七次過

季常從公渡江而參寥趙吉並從公行別子由復歸九江與參寥別始行其路全別自九江至筠本有水程此即子由所經而公乃自九江出陸六百餘里以達此又不同也公既渡江至武昌其去興國甚近此時不往而游廬山後有自興國往筠詩題者蓋初未聞楊繪之耗後乃知其起知興國復繞道視之而因以趙吉託付之也集無與楊繪詩故註家不知其故時公雖行同安君及邁等仍謂黃州殆公也渡江過武昌夜行吳王峴聞黃州鼓角回望東歸至九江而後會於湖口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三

案

坡漉然泣下作詩至車湖為王齋愈留二日作記本集再書贈王文甫云昨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十四

當作雷客過歲準備也

日至慈湖訪吳子

上獲觀宮師送其父中復龍健為令赴闕引作跋

老泉全集送吳

職方赴闕引云吳侯職方胸中泊然無所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為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為此官矣哉本集先君送吳職方引跋云先伯父知之者公榜中而賦與其子士上再世為同年契故深矣然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公交蓋久故文忠諒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賦自黃遷於汝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賦謹記

記參寥陳慥答問事

山問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主龍邱子王齋愈齊萬天常

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即合汝作

謂蔡天常乃齊雄之子健為人見
本集與李琮書中支甫之姪也
禹錫潘革鯁丙原大臨大觀
謂蔡天常乃齊雄之子健為人見
仲達皆革之孫鯁之子也元祐中革見
公於京師大觀亦王百家註之一家也
古耕道郭邁何勝可頌
謂何斯舉親見前輩聞此人也
韓毅甫宗公頤皆送別於慈湖
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
上諸人元祐中通問不絕故匯載於此
陳慥獨送至九江作枯松強鑽膏

稿竹欲漉汁詩合前作為岐亭五篇敘以贈別
常贈別乃施註原編至筠州至廬山而後編此五首於九
六月矣詩有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句臨別似此相勉必不去後遠戲其
久死之妻其後季常見公京師為題陳公弼柏石圖詩復欲見公惠州則為
書以止之因書松膠賦教其子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季常唱和詩因改編
題柏石圖詩於黃以為去
李守送陶淵明集作跋
後不復再還往者誤矣
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嘉
與參寥游廬
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遺耳

三絕塗中見廬山記並論徐凝李白不覺失笑至開先寺再作帝遣銀河詩
山谷奇秀應接不暇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遂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三

謂蔡廬山各詩本集有廬山詩自記
次敘與施註原編不合今參酌更正
二十四日晚至圓通院二十五日為宮
師忌手書寶積獻蓋頌德公撫掌曰昨夜夢寶蓋飛下出火豈此祥乎因記
之并記戲子由東軒作及和慎老遺詩遇蜀道士馬希言

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
知今為何在曾與之言否與劉格同游簡寂觀
觀道純誦此詩講書之石
十九日今移於此以記游跡劉道純詩不錄
過黃龍湯泉觀可遵詩畱題
壁上
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
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
混常流
垢盡詩題
至李常白石山房作詩入白鶴觀松陰滿庭忽聞暴聲記司空圖

詩本集書司空圖詩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
芙蓉花院靜
知此句
往來廬山南北擇其奇勝作漱玉亭三峽橋二詩最後與東林總老
之工也

游西林有橫看成嶺側成峯句廬山之作盡於此矣聞楊繪起知興國軍復
往視之使趙吉從焉

樂城集丐者趙生傳云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見而畱之生喜禽烏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居與國畜駿驟為驟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子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派江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

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自興國往筠宿

石田驛南野人舍五月一日至海昏與王適遇於道中自註云時道逢王郎

於建昌方北行也建昌即海昏王子立自筠歸徐道出自註云時道逢王郎

於此公歸途亦必由此審矣可與後兩至奉新互證過李莘常兄弟故居

有詩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在建昌縣發奉新寄子由書此年譜所載

且少相見考後公別子由至奉新詩有却渡來時溪將達筠州以詩寄遲

句是公先已過其地其所引冷齋夜話似有因也

遠至建山寺子由與洞山有文聖詩有聰來迎年譜冷齋夜話云子由在筠

人居聖壽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

異哉久之東坡書至云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

坡至各追釋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

戒陝右人也暮年葉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

十九矣謂夢此事兩集毫無蹤影五祖乃隋唐間人迎五祖戒和尚

者謂夢此兩人同至也今但以記往復奉新之蹤跡不取其夢也至筠寓

於東軒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縣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

支其敬斜補其圯缺聞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

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入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畫則坐市區

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

夜之既旦且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傍顧之

未嘗不啞然自笑也廣輿記云東軒在府治東蘇轍建嘗植蘭於此兒軾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三

四

案

與子由別九日還至奉新寄子由詩與李志中同謁劉真君祠酌丹井飲之

十日同游寶雲寺此君亭本集書李志中文別云元豐七年軾舟行過汝海

見縣令李志中同謁劉真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

夏至游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

九江止於慧日院十九日雨中跋秦觀辯才廬山題名以遺參寥本集跋太

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

爾拳拳耶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山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

詩有君醉我且歸

過紫極宮訪胡洞微道士出觀李白潯陽感秋詩石刻作

詩與敘慈湖得石菖蒲養以石盆移置舟中并以遺洞徹作石菖蒲贊

蒲贊敘云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草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瓊瓌芬郁

意甚愛之顧恐陸行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六月參寥以詩畱別答詩遂

士胡洞徹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六月參寥以詩畱別答詩遂

擊家以行九日邁赴饒之德興尉公送之至湖口游石鐘山

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

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砒砒焉余固

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

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

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也余方心動欲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

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

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

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宋景濂嘗有文翻此案然景濂何能為役嘉慶己未嘗守風湖口每浪日必

至石鐘山徜徉為樂山中風方猛不可以小舟往絕壁下一日登山巔偶見其傍石裂

漁掀簸浪花中風方猛不可以小舟往絕壁下一日登山巔偶見其傍石裂

一罅長數尺寬不盈寸就其下窺之豁若空屋江水涵澹石環為湖其聲

丁東滴歷自相答響蓋大風撞擊之所不入故其音節雍容閒暇如此然後

知公所遇者則錢塘陣舞而誥之所得乃貴主還宮也其空中多竅之說風

實為之雖千古不能變其說也以硯書邁為銘以勉之本集邁視銘敘云邁往德興書以

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十一日論蕭統文選恨其編欠無法去取失當齊

常思子以此書獄常思生恨其編欠無法去取失當齊

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蘇武五言皆偽為

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

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過池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三

作清谿

無蹊路重復兮居者迷闌青紅西泛秋浦兮亂清谿水渺渺兮山

人兮雲朝躡霧濛濛兮淅淅淅淅兮風翼齊浮軒檻兮飛拱栢南歸兮

寒朔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兮雜髻鬢扶筆瓢兮飛拱栢南歸兮

扶櫓隱鶯雷兮鶯長霓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公兮

獨長嘯兮謝阮嵇陶鑿此詞查註收入續探中公南遷未嘗出遊今定為赴

汝作改編二十三日游蕪湖承天院為蘊湘書溫庭筠湖陰曲

云元豐五年賦謫居黃州蕪湖承天院僧菴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

於賦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為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為致其書且

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舟過蕪湖乃書以七月舟行至當塗作天石硯

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銘跋本集天石硯銘跋云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

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匪雖不工先君子本集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辨李白姑熟十詠詩書李

白十詠詩云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逸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

故名赤卒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過郭祥正醉吟菴畫竹石鬆

而以此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壁上祥正有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答詩抵金陵往見王安石於蔣山安石

以修三國志為託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灑

追陳輔之記不聚事本集記陳輔之不娶云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撮

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

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為丹陽南郭人謂陳輔之時從王安石於金陵詳

卷三十一總案十六日游天慶觀書子由詩本集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云

陳輔之條下規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畱詩七年七月十六日為書之壁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三

自儀真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袁真州書云某罪廢流落昌盛德雅望乃肯

此踴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宜屈賜書問比日履茲新涼尊體佳勝某更三五日離

出觀智永千文作跋本集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云永禪師欲存王氏

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折覆較

元豐七年甲子八月數見王安石於蔣山論西夏用兵東南大獄事

本傳載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賦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知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乃在安石口入之子瞻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和安石池上看金沙花過醲架盛開詩訪張庖民故居作挽詞答

葉濤段縫見贈詩再答袁陟書 本集答袁真州書云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賤累臥病殆不堪懷公仁厚懲則勞問加等語

山復登賞心亭送益柔移守南都作漁家傲詞 本集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四

寄漁家傲詞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雷公任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駝乘青鸞馭却訝此舟名白鷺

非吾侶翻然求金陵田不遂聞滕元發起知湖州將至廣陵答書 本集與滕

欲下還飛去 專人手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塗而所至以賤累不安

遲留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

十四日決當離此真州更不敢任恐真守堅真當往見一日不知公能少此

書以須一見否若到揚聞公猶在亦須輕舟往真也 還謹奉狀不宜備說此

之確證其後袁陟相留假以學舍乃得於不意中也 十四日與王益柔同

赴儀真再和蔣山詩 沒風回五兩偏等句以是知興王趁船掩轉三山 至儀

真訪袁陟因寄家於學舍 與子由書云少雷真欲葺房繕令整齊也 此

前後二書乃公是時因袁真州雷家儀真且置有少業為舉家日給之資其

後買宜興曹莊田成不更移家者其故由此否則儀真一過路耳既已有田

當因田以就食而儀真距遠大江贈袁陟詩 本集贈袁陟詩云官湖為我池

編乞常至南都以後查註因編卷二十五為下年作合註仍之並誤詳玩此

詩皆逆旅過客之意顯因寄寓而發雜入南都道中情事不合因以與袁真

州滕達道各書考之蓋陟即袁真州也公初在金陵尚無寄家之意至是陟

以學舍處之遂有我池我居之句且告滕達道云某雷家儀真故與前書當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四

二

案

住一日之說異也據題註袁陟字世弼南昌人慶歷六年進士知當塗縣官至太常博士著有遜翁集嘗汲引郭功甫稱爲袁二丈參考諸說陟非碌碌者流可與袁真州和蔣之奇詩蔣之奇時爲江淮發運使當過於互證亦足補其闕也

云豈敢便爲雞黍約是作詩在求田問舍未定時也後註遣蔣親求田宜興原編在王金山後查註合註仍之今改列於前餘詳後條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宜興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親情蔣君勾當耳蔣公初登進士第與蔣之奇聯宴席有卜居宜興之約其後親至宜興詩有地偏俗儉之句此權輿之自也然公求田於荆楚者屢矣此日復由金陵問田以至儀真豈能遽及是乎此蓋時與之奇遇於真州而此蔣君者卽其宜興族類使之就近爲公營幹故其原詩尙及宴坐卜居之事而見於公和詩之自註是歸宜興畢竟成於之奇其蹤跡猶可考也

惠州經紀屋事茲云蔣元發知公失子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親者從本集何親例也

忘之矣此身如泡電況其餘乎今日風趨不敢渡又與一人期於真州度非十九日不可離真公以二十日行猶赶上官日也

雷真已四日其滯雷十九日發儀真滕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本集與賈松者又以房縉故也

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本集與滕達道書云一別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艙然使人神聳執手涕下

見破巨浪來相見出船艙然使人神聳執手涕下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

而許遵秦觀亦至遂會於金山作倡和詩

州秦少游則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本集與滕達道書云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

一事決於元發或有所格則再爲一狀專人投進亦在此一議中後卒如其言則兩公之

先見亦偉矣二十日爲元發草湖州謝表本集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云郡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經觀吏民感泣聞忠臣可死死封疆而不能受

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能安有道之賤貧然疑似之難不能言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

奇之冤此小人譖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詠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厄收之以買收爲託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都

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圖後効以買收爲託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都

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元

發與許遵行公以玉帶施金山寺送寶歸蜀沈遠赴廣南讀劉涇詠秦觀

夢劉發事並有詩秦觀辭歸高郵九月五日作王安石書本集與王荆公書

獲請見存撫敘誨恩意甚厚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四

三

案

幸而有成扁舟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
 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
 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未易以一二數也願公少借
 齒牙使增重於世醫本傳先奏有田在常後過金陵見王安石據此書顯
 駭正者恐後人引史來亂案也了元將為公買田京口浮山公欲為吾買
 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
 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合有田矣而不歸無
 乃食言於神耶醫元豐五年公以怪石供寄佛而公方擬卜居蘇山松林
 印時尚在廬山歸宗寺其住金子山當亦不久事也
 中醫蘇山在京口似子由諛記丹徒為丹陽也俱未遂乃買曹莊田於
 宣與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近在常州宜興買得一小莊子歲可得八百頃似
 某見有公文又書云張公向未見了絕當亦申都省也續通鑑編云元祐
 八年五月御史黃慶基言軾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
 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又辯劄云臣罪廢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
 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
 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於招服斷遣
 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宋冠卿續圖經云東
 坡初買田黃土村有曹姓者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
 之周益公題跋云公辯買田事許其將兌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田豈

曹氏理屈不復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醫姓曹人昏賴之日正張方
 年屬公代作墓誌之時故並見於與王定國一書之中滕達道卒於元祐五
 年十月張方卒於六年十一月公代作墓誌方平尚在當作於六年五月前所
 召還五月過南都時而此書有張公向合作理銘語其為六年五月之前所
 作無疑由是考之姓曹人昏賴乃六年春間事而本路轉運斷遣在七年以
 後當公歷守頌揚正訟與時也前之羣小俱無此說而辯劄止於八年五月
 與長編所載合是慶基撫拾近事確無疑矣然則元豐七年甲子買田而
 中悔仍欲以元價贖者情事全別所云昏賴乃糊塗詐賴阻其耕作等事
 非真欲贖田也故云依法決訖根勘甚明宋冠卿謂移牒歸田周益公疑曾
 孫猶食此田徒滋訟說曹既昏賴其無力收贖可知據與秦少游書別納官
 田其不止曹田可知曾孫食田又何疑乎一小莊子矣然京師尚有少房醫若
 但囊中止有數百而已合兒子持往買一小莊子矣然京師尚有少房醫若
 果許為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公京師賣業當指南園其後
 還朝此園無下落者是景仁之約雖未錢而固已貨去并入儀真宜興田宅
 之資矣周益公自紹興癸酉後凡六至宜興又嘗訪公遺事且見公之曾孫
 嶠元孫朴其仕楚與子由四世孫仲嚴共事而語焉猶有不詳語乃考定於
 買田七百四十餘年之後并蔣之奇本末悉搜出之毫無贖義於公亦可以
 無憾矣嘉慶二十年九月九日因渡江至京口蘇頌方居母喪往弔之作陳
 羊城古藥洲上仇仙菴中再考

夫人挽詞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施註原編八年歸宜興詩前查註合
 註從誤考元祐元年七月本集行蘇頌刑部尚書制詞有遭罹閔

凶亦既祥禫之語蓋是時虛位以待頌猶未服除故不即起也。以是逆數之頌母亡在元豐七年七八月間公以是年九月至京口正其新喪時也。挽詞當作於此時今改編合註謂其遭喪在過毘陵放權荆溪意思豁然如恆平七年四五月間即與制詞不合亦誤。

生之願抵宜興訪縣令李去盈假館郭知訓宅
周益公題跋云九月抵宜興聞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

即公所館不知公凡留幾日也**十月二日書楚頌帖公欲關小園種柑橘三百本構楚頌亭**

其中故識之
周益公題跋載公楚頌帖云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又書陶淵明百年歸邱壟詩

周益公題跋此詩同曰所書與單秀才步田宜興舟中書**入黃土村人以酒餉公謂公曰此紅友也公欣然飲之**
經云黃土村去縣

五十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作滕元**

發書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僕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書不

成字六日書和文同洋州園池詩
石刻題云寄題與可學士洋州園池詩三十首從表弟蘇軾上後有熙寧九年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四

四

菜

月四日東武西齋十二字又有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此一紙元豐七年十月六日宜興舟中二十四字文與可卒於元豐二年正月此當是熙寧九年三月寄與可本至是

還至京口遇王沈之相持而泣再作其父哀詞遂渡

江至揚州十九日乞常州居住表
石刻元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騎都尉臣蘇軾

軾狀奏石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重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收錄量移近郡再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輿赴安無所自

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資用罄竭無以自陸又汝州別無田業可以為生犬馬之憂饑寒為急竊謂朝廷至仁既已全

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餉欲望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

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又跋云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

文集亦有此一奏彙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為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請先上此奏未能從欲大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

也當時玉音竟命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某定揚州中秋天台乞常州居住得耗奏即拘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據此

則前狀並未入奏而本集亦不載今從石刻補錄入之謝采既已考之公集而其跋作模稜語殊不了當茲改**二十六日作韓琦黃州詩跋**
本集書韓魏狀為表者從本集作居住表也

公黃州詩後

云黃州山川清遠士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雪堂蓋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慕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圓廣陵後園爲呂公著題歌者團扇詩此詩原題云廣陵練副使蘇軾記廣陵後園爲呂公著題歌者團扇詩此詩原題云廣陵練副使蘇軾記原編不載續補遺載之以由公爲章序查註引聞見後錄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移汝汝之時乃查註編於八年五月後正宣仁召命道促公著條陳十事其門如市之時何暇捫其口對公一日之久公閒廢之身亦必不於闌市中覓一日睡聞子由移知績溪縣昌登滕子閣除夜泊彭蠡湖明年正月也今改編於此聞子由移知績溪縣昌登滕子閣除夜泊彭蠡湖明年正月也今改編於此所至有詩餘詳後案至績溪條下十一月十三日同杜介訪竹西寺慶老不值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作詩泊舟竹西寺再納宜興官田寄秦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四

五

案

原編不載各本題作別公擇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起知文登雷別擇老題後合註以李公擇時在禮部不當在揚州而詩意亦與公擇不合考樂城集題乃別無釋詩之一公擇當作釋公所論甚確然次於雷別擇老題後當作一題二詩其非同時作審矣詳味此詩乃泊舟竹西所作全更正題字改編與杜介過邵伯埭作梵行寺山茶花詩至高郵與秦觀會杜介乃別公還城集別杜介詩自註云去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郵秦觀追送淮冬至日抵山陽登蔡承禧西閣承禧出巡未歸作西閣詩本集記西閣元豐七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與王旂遇於淮上并和田待問贈詩本集元祐元年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必始於治民以爾端靜敏恪試於劇郡吏民宜之其卽木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滅於治郡又行田待問淮南提刑制云揚楚春早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閒起爾於夫察守參瀨漕事今又命爾盜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若夫察倉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勸其職以稱朕意田仲宣各註失考今據二制卽田待問故其字爲仲宣也公過淮上正仲宣知楚州時見其治狀待問席上贈小鬟作浣紗詞本集贈楚守田待制小鬟調故著於制中也青浣漢紗詞學畫鴉兒正妙年陽城下蔡困嫖然憑君莫唱短因緣霧縠吹笙香嫋嫋霜庭按舞月娟娟曲終紅袖落雙纏又和云一夢江湖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相從一醉

是前緣遷客不應常眩使君爲出小婢娟翠鬢與秦觀淮上飲別作虞美

聊著小詩纏鬚此二詞確爲乞常赴南都作人詞情本集與秦觀飲別詞寄虞美人詞云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

誰教風鑑在塵埃醜造一場煩惱送人來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於淚

冷齋夜話以爲維揚飲別者誤公與少游未嘗遇於維揚且少游見公金山

而歸有公竹西十二月一日抵泗州謁普照王塔捨山木一峰供養作木峰

偈本集木峰偈敘云元豐七年臘月初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見蔡承

禧得唐珣所寄硯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

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復墨耳一硯猶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琬

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不爲明日計可不大惑耶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琬

詩公少與劉仲達善忽相遇於泗上乃同至都梁山中話舊作滿庭芳詞本

滿庭芳詞註云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逢於泗上游南山話舊

疏狂異趣君何事奔走塵凡流年盡窮途坐守船尾凍相銜巉巖淮海外層

樓翠壁古寺空崑步攜手林間笑挽纖纖莫上孤峯盡處銜雲巖嶺雲海相攬

家何在因君問我歸步遠松杉十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詞敘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四

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闕此曲本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名不

雅改改爲如夢令蓋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因取以

爲名開闕詞凡二章今不錄二十日自泗守劉士彥席上同作十二時中偈

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游都梁山

日自泗守席上同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二十四日同劉倩叔游都梁山

作浣溪紗詞浣溪紗詞云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烟疎柳媚晴離入淮清洛漸

漫漫雪味乳花浮午盞菱葦蒿都梁道中過監倉訪蕭淵題東軒詩與劉士

笏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

彥山行晚歸作行香子詞本集與泗守過南山晚歸調寄行香子詞云北望

繁巖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照相將歸去鶯嬌媚玉宇清開何人無

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玉明清揮塵後錄云東坡先生自黃

州移汝州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

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曰知有新詞學士

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况知州耶切告收起勿

以示人東坡笑口賦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語本集不載

泗守姓名今據揮塵後錄補載觀雍秀才畫草蟲八物作比體如蝸牛爲安石鬼蝶爲章惇

皆逼肖情不盡傳也除夕雪中黃寔送酥酒作詩本集題黃子思詩集云閩

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

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
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
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又祭黃幾道文
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
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鶩雲騰入為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汗青蠅出
按百城不緩不緮姦民惰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是屢稱謂黃寔字師
是乃子思之孫幾道之子而章惇之甥也登進士第提舉京西淮東常平查
註引宋史云黃寔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林希曰寔兩女皆
嫁蘇轍之子所為不正不靖用乃知陝州考子由之幼子遠黃寔婿也其女
從謫龍川卒於惠州建中靖國元年公北歸至儀真子由始與公議將求其
幼女為遠續姻逾月公薨并未見其成也是時哲宗已崩而林希亦死
宋史所載不知何本今刪其誤句存之特為駭正餘詳卷四十五總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四

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議 男霖圻覆較

詔案元豐八年乙丑公年五十是年正月神宗不豫大赦天下三月一日皇

福寧殿壽三十八皇太子卽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詔寬保甲養馬罷免役錢五月王珪薨蔡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韓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作射堂詩

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司馬光同下侍郎 四日發泗州 馱鐸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

見蝸此語真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 再上乞常州居住表 表云

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近者蒙恩量移

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覯

之心但以祿廩久虛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

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離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無屋可居無田可

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糶

饋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況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臣受性剛褊

賦命奇窮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五

臣前去南京 二十日作錢易詩跋 本集跋翰林錢公詩後云載韶亂入鄉校

聽候朝旨 夜過蘭皋亭題詩 二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 本集為張安道

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私第公時年 七十九 此公第三次過南都也 和王益柔詩益柔作亭東阜名曰妙峯

為書榜張方平夢雷質悟圓問句為詠其事重遇應言於南都為作薦誠院

羅漢記 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移守湖州而言自鄆州來見余於未日今

降皆吾檀越也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之子由至績溪縣任類須道老傳云

過未而言適在焉日像已成請為我記之 由至績溪縣任類須道老傳云

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 告下仍以檢校尚書水部

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常州居住再作滿庭芳詞 本集敘云

余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

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無何處是

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人問何事久熾風波頓問同來靨子應爛汝腹下長

我千縷掛烟簑

及春日詩

此詩施註原編於後查註合註誤誤公以

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句其詩從容閒暇如此乃聞十九日作命放還之時未聞神宗遺制以前之作乃二月詩也今改編於此

保母楊氏墓誌銘 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為弟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塋之於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殯八年二月壬午也又與王定國書云欲葬却子由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須住一月

哀辭張恕開宴出勝之佐酒公掩面號慟遂罷飲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徐君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

方平坐上贈眼醫王彥若詩李廌自陽翟來見公以贖物為助并作其父悼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徐君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

觀所藏畫題趙昌花諸詩 也其後編歐育二詩接編趙王廷老藏趙昌畫四詩又後編至揚州竹西寺詩乃京口詩及前之歐育二詩皆不詳何處作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五 二 案

均無由知今已考定王廷老罷廢居宋於卷二十七總案知虢州條下公乞常至南都正廷老廢居之時過而觀畫無可疑議因定題趙昌花四詩為南都作提編王李二詩後餘去應改編之外其歐育二詩吳德仁以下四詩仍如施編列揚州竹西寺前蓋公自四月初離南都泛汴泗至淮楚以達於揚道中未見

三月一日宣仁垂簾立哲宗為皇太子五日神宗崩哲宗即位六 無詩也

日公聞遺制成服 續通鑑長編輔臣奏事延和殿蘇轍遲日臣兄寄王鞏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無狀坐廢眾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田頭畜鳴也為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此書豈有竹西欣幸之事賈易伏以聖神示化棄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本集代張安道進功德疏文云伏以聖神示化棄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鳥號而承歎不有崇薦曷伸惻誠恭惟神宗皇帝陛下伏願永證佛乘圓成

道果儲神無極道遙梵釋之問下世愈延跨越商周之盛至四月作神宗挽詞

於公識並暢天和 歸夢之語施註原編歸宜與賈賁老之後十首而答賈詩有故人改觀今

言取其旨與定國書意同雖云有所不敢而其痛莫伸始終作於南都故有

來賀諸句時已起知登州如挽詞作於其後則全謬也查註謂當作於南都

而改編題竹西寺前自為矛盾合註云詩作上謚之後施編自不可易考

諡在九月公已赴登詩更不合公註不載者為駁查地耳茲列南都所作神

宗功德疏

神宗功德疏

神宗功德疏

神宗功德疏

神宗功德疏

神宗功德疏

神宗功德疏

神宗功德疏

宗功德疏於前截清未諡一層并收三日自南都還六日再經靈壁畫醜石

編挽詞於南都諸詩後自是大定矣

風竹於臨華閣上易靈壁石一株以歸本集書畫壁易石事云靈壁出石然

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

主人喜乃以遺余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劉氏園疑張氏

園之譌據蘭阜園記公自宋登舟三日而寄吳瑛兼簡陳慥於蕲黃間并題

至靈壁以此計程公以三日離南都也

王逸少帖林逋詩卷諸詩過楚州哭蔡承禧為文祭之本集祭蔡景繁文云

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子之事君惻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人

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子之為文秀整明潤詩尤所長鏘然

王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於黃泉所遠檣惟子之

故不我藉麟執云此來乃附其觀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子有賢子汗血之駿

幼亦頊然頊發幽亂天哀子窮以是餽賸我困於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

和虞殯嗚呼哀哉公以元豐七年十二月與景繁見於泗州是月景繁

卒公在泗州度歲以此文考之則景繁回楚州後始田叔通席上贈舞鬟作

卒故祭於復來也子居厚尚幼後仕至戶部侍郎

南鄉子詞本集田叔通家舞鬟調寄南鄉子詞云繡鞅玉銀游燈幌珠簾笑

迴風帶雪流春入腰肢金縷五月一日題揚州竹西寺續通鑑長編六月五日旋

細輕柔種柳應須柳柳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五

寺為呂公著作治道論本集上初即位代呂申公論治道其一道德云人君

之主也其二刑政云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餘不詳載

謝表云臣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常州居住奉旨依所

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費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

便安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此日蓋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奇

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微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奇

天縱真奉上帝之眷命述修內聖之成謀念此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題法

菅劑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線因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題法

華院蒼苔亭贈報恩長老詩歸宜興作菩薩蠻詞本集菩薩蠻詞云買田陽

好來往一虛舟聊隨物外游有書仍願著水調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題晉

須風雨時歸此詞確為歸宜興所作以合後之蝶戀花詞而益信矣題晉

周孝侯斬蛟之橋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

刻石道傍崇寧游城南慕容輝家雙楠如蓋署輝為雙楠居士朱冠卿宜興

禁銅沈石水中游城南慕容輝家雙楠如蓋署輝為雙楠居士朱冠卿宜興

大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如蓋東坡訪之目為

雙楠居士公兩至宜興朱冠卿所記二事未知何時所作今附載於此

邵民瞻為公買屋傾囊償之既卜吉矣夜步月入村中聞老嫗啼哭甚哀款

門而問故則痛其子之貨此屋也公亦愴然即取屋券焚之遂還毘陵

方岳深雪

偶談云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為公買宅需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遂推扉而入一老嫗泣曰吾有一坡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從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居所在即以五百還得之者

也即取屋券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公既易簀孫館明年適等葬公於汝即僑居許下與子由遺老齋相近見樂城集詩中過晚年復營小斜川以居置築室判溪之語公本意如此其為放

事據前與滕達道書有聖主許此安居置築室判溪之語公本意如此其為放歸宜與興而棄去確實可信乃深雪偶談溪漫志皆譌作北歸宜與焚券

始借孫館之說時公已困憊不能更至宜與況月下滕元發報公已起答書閒游平志又誤作熾舟亭今從偶談汰其誤句載此滕元發報公已起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安傳事

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實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者保馬戶導洛堆皆罷茶鹽之類亦有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

可賀可賀

初問六月賈收來賀兼致滕元發書酒和賈收詩

命也

居之詳某雷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須知還般靜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五

四

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錦僕或得連那耶惠貺三十盞攜歸餉婦矣餘耘初聞老能道不宜

起知登州公將行有懷荆溪作蝶戀花詞

注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為

官去樽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閒中趣

知登州臨去所作自後入掌制命出典雄藩以及南遷海外請老毘陵未克踐歸來之語讀公述懷詞為之憮然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撰 男霖圻覆較

謂案元豐八年乙丑

是年六月司馬光薦蘇軾七月呂公著尚書左丞罷保甲十月神宗葬永裕陵罷方田

六月告下

復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

公與滕元發書四月十七日都中已有起用之信似其時方有議事未上也續通鑑長編五月復朝奉郎起知登州年譜同此指得旨之日公於六月被命見於別蔡允元語中至紀年錄載八月除知登州合註謂此年錄似指開許遵詩前

誤過潤州和許迨至真州作溪陰堂詩

此詩施原編次韻許遵詩前是溪陰堂在常潤間也查註引高齋詩話東坡過真州范氏溪堂即此詩也以詩話考之與公過真州景物不合

姑仍施註原編云云其謂景物不合者指公上年過真州在八月於真揚金焦者幾及三月其為六月自家於真故有此論乎又與滕元發書云船亦未足此乃望家以去故船未足用其後迨過越飲鄧公瑾舟中觀邸報司馬光押

登皆有所據則此為移家至真尤可信矣

入門下省作司馬光書 本集與司馬溫公書云某啓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

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 案是時光已薦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君子之交其云不敢上問者謂光必大有措施而不陳所見也其從容進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一

如七月四日作蔡襄書跋 本集跋蔡君謨書云僕嘗論君謨書為中朝第一

元豐八年登金山妙高臺作詩醉後游招隱寺記 焦山長老答問 本集記焦

問云東坡居士醉後單衫游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眾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以手而立

介自浙東還相過於金山為言天台之異贈詩答滕元發書 本集與滕元發

手誨伏承起居佳勝大慰馳仰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至辱亦未足督之矣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強顏歸

徒為紛紛益可愧 八月子由除校書郎 續通鑑長編云八月蘇軾以承

郎入還上官詩云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百家小邑萬重山慚愧斯民愛長官梗稻如雲粟黍熟暫留聊復為加餐

凡二十年自是以七年押入門下省即參知政事也亦可謂連步以上矣

二十七日過揚州訪楊景畧 公知揚州 至石塔寺與無擇別竹西亭下畧

詩記事 本集記石塔長老答問云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

樓蟻坡首肯之元豐 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 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

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之重感慰何極謂此書過邵伯埭和孫覺斗野亭寄子由詩作邵伯埭鐘

銘本集邵伯埭鐘銘敘云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為千斤銅鐘蜀人

遺跡至於法然人之云七邦國殄瘁元豐八年九月一日抵楚州楊傑奉詔

與高麗僧統游錢塘送以詩并作淨啓銘本集楊次公家淨啓銘云清而直

於君子之室謂此銘楊傑惠醞一壺醉中詠楊景畧醉道士石和迨淮口

遇風詩本集與揚康功書云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聞戶擁衾瞑目

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

卷一總案長子邁生條下大風三日不能渡淮蔡允元來舟中相別書以遺之本集書遺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任自六月破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

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和徐大正韻送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二

案

別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昨日已別情悵惘然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

徐積詩州句自註云元豐八年予赴登州見仲車作怪石古木寄賈收本集

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為張方平

書榜伽經以寄了元使刻版金山常住本集書榜伽經後云賦游於公之門

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賦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於

師了元口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賦乃為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與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逾年相從情均骨

此書公早定十月十五日上石謂此書十月過海州見所築高麗亭館歎其壯麗

雷詩過漣水重遇趙晦之贈蝶戀花詞本集過漣水贈趙晦之調寄蝶戀花

把吳興比倦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左海門前酤酒市夜半潮來

月下孤舟起傾蓋相逢拌一醉雙鳧飛去人千里謂此書公前赴高密過漣水

趙晦之方爲東武令殆遷黃晦之官於廣西至是復見則漣水也公過漣水止此二次詞以吳興比漣水故有繞郭荷花之句非十月見荷花也

至懷仁縣爲陳德仁題占山亭詩道經密州與趙杲卿喬敘話舊重登常山霍

翔置酒超然臺上並有詩自高密赴文登沿海行數日道傍峯巒如劍削立

書柳宗元詩真若劍鉞誦柳子厚詩海山多爾耶海上尖鋒若劍鉞秋來處

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十五日到任上說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纒之餘

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抵登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奉告命

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

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洗濯瑕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內行曾閱之孝先帝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致茲

異寵驟及非才先帝全臣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趙偁爲交代趙偁東郡人元

豐未知登州得蘇文忠公爲代本集與滕元發書云登州見闕不敢久住遠

接人到便行又行趙偁淮南轉運副使勅云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

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

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此勅乃元祐

元年公在中書舍人任所行知其文登李師中守登建遺直坊李大方求題

治績故其詞如此但趙偁似已罷去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案

以鯁魚寄滕元發作鯁魚行并作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鯁魚三百枚黑金

不及別啓詩題不及滕達道而詩有分送羹材句是并詩寄

達道也書中不言召命是寄詩在五日之前也今據此改編於前子由除右

司諫續通鑑長編云八年十月蘇轍爲右司諫子由罷績溪縣下漸江

南都到明年正月二十日告下以禮部郎中召還續通鑑長編云是年六月

蘇軾爲禮部郎中合註云紀年錄進上謝表本集登州謝宣召赴闕表云仕

作十月二十日就開命之日也路崎嶇羣言摧沮雖死生不變

乎已沉用舍豈累其懷臣草野賤微離羣未嘗肯從仁廟誤蒙拔擢之恩旋

至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俯身從衆卑追隨時奈何明不自知諫於未王

屢遭尤譴實自己爲力常勉於苟安梅欲進而時此蓋皇帝陛下躬成王

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

有爲稍復用舊況秉節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

臣者擢從遠郡俛眉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燃試其驚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

念尤深遂罷任過萬松堂作詩登蓬萊閣望海作記本集蓬萊閣記云登州蓬

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望閣如鏡面與天

記云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鬮磯車牛大竹小竹五島惟沙門最近

尤然焦枯其餘皆翠巖巖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時已歲晚不

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

復見海市禱於海神之廟明日見之作登州海市詩此詩石刻大字本

日眉山蘇軾書乃書詩之日也十一月二日與過游延洪院捨佛心鑑作偈

其見而作詩當在前數日矣本集佛心鑑偈敘云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圍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月晦

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為佛心鑑以

詩雷別登州人士遂行過萊州雪後望海上三山作詩道出青社李定來迎

翌日為盛會極其款洽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

州人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蘇頌李大臨深相見

制悉坐免言者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以

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與舒亶何正

臣劾蘇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誘君父交通戚里定自鞫圖勢不可

尚遷翰林學士罷知河陽畱守南京召生母仇氏服之何也蓋小所以必勝

少監分司南京卒謂方定鞠獄時力欲寬公於死逮後廢黜以及此日復

召流離遷播喘息未定而發難者已歡笑而承迎之何也蓋小所以必勝

君子者正以皆亡此術之故而君子之終不能與小人爭者往往為氣節廉

恥所誤向見笑啼交作而頭池雪嶺者多矣久便勝慨哉明年定坐不服母喪

廢黜公適當制乃封還詞頭勒令追服定不久便勝慨哉明年定坐不服母喪

見其母者公德報之也由是知君子得時而小人挨肩以過必變盡方法叨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四

案

登以去是其所以為小人也夫子由時亦召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事本集記

還故書有子由想已過之說時地無不合也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

追服母喪云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

乃乞追服乃知癡筐蟬綉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

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

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予謫居於黃而壽昌為鄆守與予往還甚

熟予為譏梁武識引者也謂公在杭州為詩以美朱壽昌有此事今無米

或或聞句此詩案之所由起也然此記李定論其意顯然因李定發矣米

故專人至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人至辱書累幅承孝履無恙甚慰某白

相從之適何可復得人事百冗裁謝極草草惟千萬節京自重謂青州齊

所封地即青社也秦曰瑯琊漢曰北海魏曰益都宋曰鎮海史傳至於顏魯

書之無定名也七日作吳道子畫跋本集書吳道子畫後云書或於顏魯

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

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

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過濟南觀真相院新建塔公許以子由所

而巳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得釋迦舍利葬本集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敘云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

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為衆生福

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賦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

七年軾自齊安蒙恩往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見真相院僧法泰方爲專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瞻仰而未有以葬軾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泰聞頓顛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歸葬合註作長清縣真相

誤爲宋寶國作華嚴解跋 本集跋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龍山之鎮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

菩薩語置佛語中予能識其是非乎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 **至鄆州與**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其不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范純粹論給田募役事 本集元祐二年繳進給田募役議劉云臣前年十二

月自登州召還草此狀臣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

程懷立爲作傳神記 本集傳神記云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

須頰間也僧惟真甚曾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

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俯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

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

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蘇文忠公過南都必作數日留其程懷立爲寫真亦**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右臣竊見登州號爲極邊廣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

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日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曉基島至

八月方還以備不虞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

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

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

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千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北路

啓戍心而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不惟兵勢分弱朝

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 **乞罷登萊權監狀** 本集狀

五

案

遇

堂

樂

方

張

過

都

南

赴

州

水

軍

狀

奉

郎

前

知

登

韓縝爲右僕射張璪爲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李清臣遷左轄羣姦盤踞政地獨司馬光在門下省惇每譴侮之光因甚求助於公公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然之光賴以安章給田募役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備裁傷而有司奉行過當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爲名實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意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知塞愚民無錢之詞以興後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都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免錢可以大減募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六

案

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誇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後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雇浮浪人墾出應役一年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借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筆書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與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伏乞朝廷詳議施行寬剩錢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如火鏹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之思又蒙陛下非次拔擢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裁幸唐楊炎廢租庸調爲兩稅宋承其制是兩稅中民已出錢矣其行免役法凡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之家舊無身役應入足錢名助役錢而兩稅如未則民皆倍出也其助役錢視州縣應用人雇直已足錢名助役錢而兩稅如未水旱名寬剩錢是倍出之外又增二分而有司重斂加至五分乃自古無此培剝者卒之熙豐間早裁特甚而此錢未嘗稍出徒資驥武之用是旣以歛民而又以給民也善乎狀云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此法行則役有所歸或復差役或仍免役皆未事矣何必紛紛爭議乎公以司馬光不可草具上至元祐二年陳奏與光論役法事始以繳進賈易劾狀云軾敢矯稱

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賴言事者排其謬
妄斥其說不用據此說後繳進此狀亦爲劉安世輩所攻安世嘗言子瞻固
所畏然特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此攻之之證也事既不行則兵興借用
者無須內帑填還而其餘亦自此吞不復吐矣時有論光者云司馬公所謂
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
無古人矣後有告劉安世者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答
云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暇何爲第
先是祖宗之世行
差役法積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
有不得休息者熙寧中改爲免役法使民以戶高下出錢雇役而無執役之
苦然於雇役實費之外復增二分以爲寬剩而有司勒取至於什五民遂以
病司馬光忠信有餘而不習民事以其病也欲一切以差役代之公到闕首
以爲問公曰免役之法先帝本意使民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
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衙前民不知有破家之禍此萬世
之利也決不可變獨寬剩淨收五分已積至三千餘萬貫石而一錢未用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七

案

盡去此五分又許民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值則錢荒之弊
亦去如是則天下稱便毋庸變法也光大以爲不然熙寧法此其十五年中

在洛習見習聞而固結於胸中者如此雖有變通得失不欲討論也時有諫
光者曰萬一日後有以父子之道覺悟人主者則黨禍大起光奮然曰天祖
有靈當不至是遂盡改之不復顧慮大抵熙寧法行之已十六年神宗自知
不便已於元豐間隨時變改特不肯明認錯耳此時變法與當年爭法不同
自當因法變通庶不落羣小口舌是則光爲河海而不納細流之失也昔漢
高與父老約曰法三章此專取虛聲也漢法之酷皆秦之舊而元祐更法大
率類是光所謂朝夕改而踟躕滿志者文字則然耳使光而在猶或可爲
格赦不放故人事雖修而天裁仍不廢也然則務盡去熙寧法者徒以供羣
小藉口耳況極附和者半皆他日務復之人哉時有論之者曰元祐執政類
豐於忠信而廉於智世以爲知言**公曰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向於密州推行民甚便之**

若力言於上索還寬剩三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行之則三路役人可

減大半此萬世之利也光尤以爲不可公知言不見從亦不復上其事矣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
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

舍人條下其起居舍人章惇為言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

謝表本集軼去故不載神宗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詩

賦章惇猶能為蘇軾道立德音也何遠春渚紀聞云元符間宗室有罷開府

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者蔡京行詞云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惇謂

會布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梁身坐銀交之椅何異布曰頃時記得有行侍

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惇顧許將曰此是侍郎向日

亂道罷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大率類是安石之學可以見矣

未論文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至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子者不能使人同

出於王氏王氏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

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

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

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

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

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之

東都事畧張未舉進士為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召為大學錄元祐初為

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檢討在館八年公答書在元豐末正文潛由咸平丞

遷太學博士時也未准陰人少時游學於陳子由愛之因受知於公弱冠登

第四學士中惟末年最少公歸常後庭堅補之皆相繼淪謝惟未獨存士人

嚮學者並以未為師幾於西河之子夏也據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未三子相

和皆中進士第相結在陳死於兵和為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

未遂亡後未在三館頌義自守乃以公故累次坐貶竄入黨籍其子又送范

皆遇禍雖大亂之時人無一定禍福然如未者亦見天道之曠曠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九

純粹出守慶州和胡宗愈錢勰韻答李之儀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

仁和王文詒見大甫誤 男霖折覆較

○**詩案**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閏二月蔡確罷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門下侍郎李清臣尚書左丞呂大防尚書右丞章惇罷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韓縝罷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王安石死五月韓維門下侍郎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九月丙辰朔司馬光薨辛酉大享明堂赦天下秋

冬開事京畿旱河北楚海諸州水詔蠲租歸夏人浮屠安強改蘆米脂四岩環罷呂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尚書右丞又蔡京罷開封府出知成德軍亦秋

正月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即改賜銀緡 蘇軾誌載元年二月之

至京到右司諫任 穎濱遺老傳云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

執政狀首論左僕射蔡確檢校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閻性暴才疎行汗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為伏願早賜罷免別

擇大臣閏二月一日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二日乞罷蔡京開封府狀

六日上殿乞罷右僕射韓縝又乞罷降韓縝狀乞罷章惇京密院狀再

乞責降蔡京狀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再論安燾狀乞責降韓縝第七狀五

月十一日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九日乞誅竄呂惠卿狀二十

八日乞責降呂和卿狀六月八日再乞罷呂惠卿宮觀狀二十日與東西省

同論呂惠卿狀又與王觀言張璪大資邪佞易以為姦宜除去八月八日上

殿言張璪劉已上章疏皆樂城集所載當時攻逐諸姦議者以子由功為多

但其黨羽散布中外積恨切骨司馬光呂公著既踐其位不知求善後之策

用能善後之人但紛然變法取快目前羣小皆來附和遂至邪正不辨流為

積重之勢其後死者去者去獨兩公禍患為重詔開惇京以必入之路其

修報固應爾也靖康間行譴京輔諸人其爭執相謂曰享福發難者多

日與王遠晚飲作詩 樂城集次韻子瞻與王遠朝請晚飲詩云繪嬌公孫才不

訪我不嫌泥 王滑雷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驚 子由詩用韻相符載題想寂圖詩前公以正月八日招子高晚飲十二日作

總寂圖跋兩集符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今改編入集子高名迴公為賦芙蓉

城者改名 訪歐陽棊辯兄弟以其父修墓碑為託 樂城集歐陽文忠公神道

墓字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 人謂夫夫以中子追請婚妻女

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李在朝如見公黃庭堅始

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黃庭堅始

拜公都下 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元祐中乃拜子瞻都下實聞所未聞 黃

魯直以治平四年劉輝榜下登第為葉縣尉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一

知太和縣監德州德安鎮時以召爲校書郎至京
本集奏狀東都事畧同山谷年譜作德平鎮誤
作屢屢所遺洮河石硯銘

本集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云洗之礪發金鐵琢而御堅密澤
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十二日爲柳

仲遠題憩寂圖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龐
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
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取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
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
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卷公案不可不當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
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恣公案不可不魯直下一句黃魯直次韻詩云松
含風雨石骨瘦法窟寂修僧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龍眼
不似虎頭癡筆妙天機可並時蘇仙漱墨作蒼石應解種花聞此詩與王詵
畫此詩查註據續補遺編入元祐三年詩內設今改載元年案中與王詵
相與殿門外話舊感歎復以詩相屬和韻

誤敘稱不相聞者七年自元豐庚申計至元祐丙寅正七年也是年九月八
日作王晉卿詩跋十一月二十一日爲王晉卿書黃泥坂詞必非二年九月
始過於殿門也送陳睦知潭州詩續通鑑長編云元豐八年十月
今改編於此

免役復差役差官置局詔公與議墓誌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七

君實憤然東都事畧云元年二月乙丑罷履役詔案二月六日已罷履役復
差役置局集議命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純仁曰此事當熟講
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爲光言之公狀
稱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而不及范純仁者蓋公之所見
亦與范同也其論衡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原疏本集不載
見於辭劄中者已詳於前矣時免役已罷置局集議者爲詳定差役之法耳
據子由後狀自復差後不善之處甚多蓋以未下郡縣講求之故謬元豐果
臣尤欲以此附和自存蓋改差悉以舊章胡混損益人皆優爲而爲功則鉅
易於十進純仁欲緩行已爲衆所惡而公欲守舊法則此局即當撤所差官
即當罷此曹何以自見宜其羣起攻之而光至於憤然也此乃舉朝公曰朝
之怨所歸與子由攻諸姦徧種荆棘自此終其身至於在荆棘中行矣

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詩王註七集本皆載邵本載
續補遺中查註移編於此其題皆作元祐元年二月八日似不誤也因本集
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任繳狀不應再進起居院後有考定奏曰臣今月
十五日進韓維讀三朝實訓事本集講延進起居院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
讀三朝實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
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稱今月十五日公以上年十二月到禮部郎中任在任半月始除右史已在十五日後由是推之當為元年二月十五日所進蓋故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適英輪官講讀無正月也今考定

此條則前之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信矣 **和王觀喜雪詩閏二月六日書子**

由夢李士寧事 本集書子由夢中詩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

豚旋烹家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 **三月告下遷中書舍人上辭免**

吃明年閏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以遺選子 **三月告下遷中書舍人上辭免**

狀本集狀云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

少酬思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者論事功一毫無取

今又冒榮直檢躡眾職選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同異

恩免速官誘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謝** 凡公集所載稟誌皆二月遷中書

舍人此乃三月之謔藥城集原文作二年尤謔據公詩二月八日在起居院

任申公詩紀年錄亦作二月八日似無誤而本集有二月八日在起居院

任繳還范子淵詞頭狀與稟誌二月之說合但公已遷去不應是日更值起

居院二者必有一謔又考范子淵狀後接載三月十六日繳吳苟狀自二月

八日以後越閏二月中間脫畧此范子淵狀乃三月八日而詭作二月八日

故與申公詩相礙也此文云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由是計之後始到禮部

年中任又任半月擢右史已在十二月二日之後矣由是而計至二月八

日以前遷中書舍人僅有四十餘日登之奏狀可妄云出入禁闥三月有餘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十七

三

平蓋公以三月初間遷中書舍人自十二月二十日起連閏二月積算至三月初間計百有餘日是為三月有餘續通鑑長編云是年三月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曰近除胡宗愈蘇軾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如二月除則後有閏二月為日已久必不至三月而憶及其事并云近除也此又三月遷中書舍人之確證而本集范子淵狀之謔稟誌之誤無可疑矣且作二月除則十五日進三朝寶訓乃右史事必移至正月十五日始與二月八日中書繳狀合而正月例無講筵此又未遷之確證也似矣 **批** 考定若問諸年譜紀年錄年表所謂視茫茫而聽蒼蒼者更無論各誌矣 **批** **答不允至中書舍人任仍改賜章服進謝上表** 本集中書舍人謝表云臣賦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屢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於文蓋將試之以事以於機務亦或與聞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開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難逃當此選莫測其由而臣日侍適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鑑之難逃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 **送程之邵知楚州** 有裁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句乃任中書舍人後作也查 **王廷老知魏州詩** 註列二月八日前合註從誤今以考定除中書事改編 **王廷老知魏州詩** 查註云伯敷長子娶東坡女子由有代祭王魏州文云我遷於南一往六年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欒城祭王魏州文云具官蘇軾與弟輒致祭於故魏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四

使君伯敷朝親家翁之靈賦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君在其間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之閑往走君盧忘其厄窮笑歌歡呼我遷於南一待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郡城討兩公自西驚但不信追懷平生哭於寢門漬酒東脯以寄酸辛尚饗諒此文來公合祭自軒輶吳中至民亦少安止述倅杭時抗行新法與各官不合及遷南許女之事至親戚惟始止此子由語也又自西號之行至終篇乃兩公合語也子由官於未故云簿書之閑還往公未嘗官宋也子由以庚申遷南乙丑召還故云六年公還南止四年餘也子由七女在筠喪及其幼作祭文之說實由誤讀此文也合註從誤今皆刪又公在徐州卷中有轉和廷老之作也合註謂廷老家居與彭城相近者誤又據此文廷老卒於魏州其喪歸兩公皆有和張方平之子十七寄公之作而公徐州卷中有轉和廷老之作也合註謂廷老家居與彭城相近者誤又據此文廷老卒於魏州其喪歸兩公皆有和張方平之子十七寄公之作而公徐州卷中有轉和廷老之作也合註謂廷老家居與彭城相近者誤又據此文廷老卒於魏州其喪歸兩公皆有和張方平之子十七寄公之作而公徐州卷中有轉和廷老之作也合

更改而附載於後以見讀詩之難而註尤不易語惟虛衷自勉以期少誤而子諷憶他人詩耳越數月忽於無意中見之乃公在金陵和葉濤詩也因不

已八日緣進范子淵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八日試中書舍人蘇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為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為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扁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

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又緣子淵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伏候

勅旨謂此狀是否作責詞且須請旨特錄載以見羣小之誣也

行范子淵知兗州勅本集勅云勅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汝於牧民尙勉求効以蓋前愆

行王誨知河中府勅本集勅云勅具官王誨汝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之郡方唐之盛世有

行鮮于侁太常少卿勅本集勅云勅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於國有大勅云勅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於國有大

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朕命

行范祖禹著作勅本集勅云范祖禹左右起居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筆筆於其間則善惡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

餘乎往祗厥行

孫覺給事中勅本集勅云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官無曠乃職

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別
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
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
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
閱月於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閑行范子淵改知峽州勅本集
之志施於還詔批勅之問其乃心以稱朕意行范子淵改知峽州勅本集
勅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
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
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尙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
此勅乃范子淵知峽州復爲言者所論故又改峽州亦爲三月所作本集所
載西掖告詞凡二百十餘首起於三月迄於四月均無月日可考以徽狀年
于旒范祖禹孫覺四首從范子淵二首中間選錄而子淵二首則以徽狀年
月爲據以是知皆三月作和錢總病起詩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申書舍
也餘未詳月日者皆不載和錢總病起詩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申書舍
人錢總充天章閣待制十六日繳進吳荷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
約其編次乃三月作和錢總病起詩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申書舍人蘇軾
狀奏今月十六日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荷可廣東運判者右臣
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
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
有告詞臣未敢
謹謹錄奏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七

五

案

首云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畱別此其一也其後雖
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
國康師孟東二十二日繳進沈起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
日人見施註

十二日準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敘朝散郎監獄廟者
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
以五溪用熊本以廬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
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滅此二人以謝
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今以一朝散郎監獄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
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
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今後有敢爲起等
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伏候朝旨

自來交厚時子由旣奏逐之公復形於奏牘自是爲不解之讎矣四月與王
鞏及其姪震張彥若戴仲達游寶梵寺書歐陽修在執政日寄王素詩本集

陽寄王太尉詩云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
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穎水
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載與公之子定國姪孫子
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嘗從文忠公者也

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和鞏韻并贈其姪震文和送震知蔡州詩

歐云姪孫子發卽王震也

和鞏韻并贈其姪震文和送震知蔡州詩

和鞏韻并贈其姪震文和送震知蔡州詩

和鞏韻并贈其姪震文和送震知蔡州詩

和鞏韻并贈其姪震文和送震知蔡州詩

二十三 日繳進陳繹詞頭狀

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準吏房

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乳極重以元勳不盡至薄其罪外

首釋別造杉木胎者貨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賊準例除名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蔽罪至以除名論

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為法秀作法雲寺鐘銘云元豐七年十月勝詔所有老圃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成而未嘗有鐘大檀越明馬都尉武勝

軍節度觀察副使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和朱光庭初夏喜雨詩五月一日韓維拜門下侍郎自

坡居士蘇軾為之銘是朔黨起靈壽人也徙開封之雍邱景祐四年參知政事八子絳字子華熙寧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續字玉汝元豐八年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相矣有宋用宰執子弟太過亦是一弊元祐宰相執不可以父子兄弟已四純仁耳維於絳續之間可稱彼善但維乃神宗穎邸日夕稱薦王安石之

即不當用况子由與孫覺王觀等累章攻緝汙暴至四月己丑維始罷去相距二十八日復用維何也彼以面相門生故吏聚於一時雖不援引宜其人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六

多明年呂陶彈維援引親舊分布要地維雖去遂至眾口鑠金此朔黨之所由起也當時指撻洛蜀黨者則竟指撻之惟朔黨多不敢名至南宋猶為之

諱亦見其羽翼之盛雖五世而不斬也 十八日繳進張誠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五月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

險害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冒寵竊視清議所棄猶提舉京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冒寵竊視清議所棄猶提舉京州太平

駭物聽諫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辨明緣繳進李定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

事係惡逆不道所有告命未敢撰詞繳進李定詞頭狀五月十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

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勘會得實而

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豈可便將侍行王安石贈太傅勅本

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未敢撰詞侍行王安石贈太傅勅本斷以己意據批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

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與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詠閣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

窳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王安石以是年四月癸巳卒據此勅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之罪上通於天矣安石緣此

四人進用既誤國矣茲則盡變熙寧法而絕無行謹寵以師臣其變法又曰以母改子然則新法之咎專以歸過君上不必悼京之姦而攻之也此四人者不肯認錯故其所為如此而寧授羣姦以亂國之柄殊不知再一召亂而宋不可為矣詞曰斷以己意古今所無胡不百年為之一涕可想見其憤然而行筆也

行張誠一分司南京書詞 本集勅云勅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餘詳後條

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誠行蠹國殘民之子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悼德隱惡達於朕聽考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平行有死人尚或瑾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為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為者

二十五日乞罷詳定 何為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

役法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中書省臣蘇軾劄子奏臣近况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眾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又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職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即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承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七

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

此劄 此劄迭敘前此節乃追敘元年差赴詳定局與議役法及給田募役事已摘錄前卷敘中此節乃追敘元年差赴詳定局與議役法因所議不合至五月請罷詳定局差遣也本集不載議狀故摘此補之并

六月行呂惠卿安置建寧責詞 本集勅云元祐在位民不覓居為註明

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建輔苗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雞豚苟可盡國以害民率皆擴行助役均輸之政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盡國以害民率皆擴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向疑改過稍畧重權復陳罔上為言繼有陽山之賊反覆教戒惡心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欺君喜則摩山之賊反覆教戒惡心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澳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罰國有典刑朕不敢私葺慶基劾狀云賦行既呂惠卿告實誅先帝公危之窟國有典刑朕不敢私葺慶基劾狀損內呂惠卿責授散官安置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臣安敢減落

王安石呂惠卿會布章惇均應重譴首當正安石之罪如是則國法伸而綱紀立大姦遠徙使之沒齒無怨則羣小反側之患自絕迹矣無如安石本由結託韓維呂公著進用文彥博司馬光亦力薦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八

案

一時傾風直如聖人再出以致富弼韓琦皆為發動神宗在頽邸韓維日久稱薦逮一朝專政此腹心之疾自臚膺內貴出也元祐更化此四人者自欲掩覆故於安石之罪悉包涵之光方寢疾聞安石死喟然而歎謂執政曰介甫但執拗贈卹宜從厚却將安石輕輕放去而以不遵悉歸之神宗不聞公著輩有一言爭之也既欲改熙寧之法罪熙寧之人乃於罪魁則厚褒之惠卿則重貶之曾布章惇並與大藩其餘呂嘉問那之怒塞周輔其羣小反覆玩定之流或出或放便謂了事此豈可以服天示大公乎宜其羣小反覆玩弄而禍不旋踵也然則若何而可曰此宣仁失正本清源之道也神宗固嘗日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光公著為師保此元祐並相之章本然至紹述與而未嘗有以是為宣仁擇者蓋神宗之意本請講筵如謂付政即出神宗遺意此羣小所不知也故其二臣者惟當處以經筵之任起文彥博在使遊夏知之此裝鋪席耳及其既誤又須為老臣地殊多扞格此三相一執政有礙行法不用則源流清矣當安石處盛望之日獨張方平識其大姦謂必亂天下如使為相則雜進之羣小不可給也更以范純仁韓忠彥輔之閒隙何生乎如是則源既清而本亦正矣所謂變法者惟純仁韓忠彥輔之閒隙何簾聽之初即當罷之不必留為諸臣口舌乃不能遽捨而姑徐徐者此宜仁失計也茲既誤矣惟當獨罷青苗其變役一項純仁子由諸人有議只須緩行隨時補救其他不可者惟權鹽綱密常變通之餘皆因事更正及分別等差仍於郊恩放赦去之如是則仍若遵循神宗黨同附和反是則攻此專欲引用在洛有連多人首以正名定分歸過神宗黨同附和反是則攻此專欲自為名也君子之好名與小人之負販無以稍異而誤國則一惟公識此故獨於制詞之要者皆推本神宗之意而後猶不能自立則所謂以母改子

者尚何解乎宜仁不知相張方平以鐵羣小而首召呂公著公著素重安石而輕方平與其父夷簡之薄范仲淹相似故於老元遺言不許子孫誣此因併奪其神宗特留之宜徵范平誣目疾以終老遺言不許子孫誣此因公著發也王安石日錄凡受恩如富韓文呂歐陽及所交司馬范蘇諸人鮮不譏貶殆盡獨方平素慕之而日錄不敢置一詞論者以為異其大也故云欲盡破安石邪黨令老翁自死莫若相方平宜仁雖不知出此不可謂素無人也非久光薨公著獨相輒苟安了事自始誤至終矣至安石之褒與惠卿之貶公所不得與聞但奉行詞命乃羣小於誤至終矣至安石之褒與惠卿詞則遞為口舌卒以此為坐罪首一大款是皆諸臣以私害公因以自蔽而至於謀國不臧也樂城集六月八日上乞罷呂惠卿宮觀狀今據此載六月

行陳侗知陝州勅
 本集勅云勅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願之高選也汝益勉之爾出為一郡以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為九卿貳出為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爾出為一郡以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為九卿貳出為

二十五日薦朱長文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試中書舍人蘇

司戶參軍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范百祿劄子奏伏見積州十年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得臣等欲望聖慈彙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

論坊場役錢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賦白劄子應坊場

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
一處椿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
緣衙役人諸般支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劉本集劉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
使乞詳酌指揮

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者長爲重賦
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土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
立法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上議富弼配享狀六月日試中書舍人
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

蘇軾同孫李常韓忠彥王存劉溫伯劉摯陸伯傳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合
符禹平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先舉黨臨臨何洵直孔文仲范
祖禹平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先舉黨臨臨何洵直孔文仲范
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
所有神宗皇帝神主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
作與禮部郎官并大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王等謹按商書茲予
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依於王之等常祭於大宗
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南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
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敬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
尉諡文忠富弼秉心直諫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
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七月奉勅祭西太一宮和韓川
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七

九

案

同知陝州詩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行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

問河北轉運副使勅本集勅云勅具官顧臨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

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
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備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
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偷其服新職以莅一道勅唐
義問云趙魏之地破邊帶河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爾直職之節世其家聲
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爲本任其責以寬吾憂
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唐義問河北轉運使告指先常用聚斂
之吏公卒坐譏諷此其一款也續通鑑長編元

祐元年七月顧臨爲河北轉運使據此編元二十三日乞劉劄狀本集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劄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
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瘳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各名聞一時身兼數
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
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延
進長育未成如彼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欲望聖慈
畱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行蘇頌刑部尚書勅本集勅
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行蘇頌刑部尚書勅本集勅
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
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數求迫哲之人

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
子產叔向愛直得太古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禮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
遂會閱之私哀顧懷墳墓易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作聞嘉猷以對休
命開卷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告以武帝之暴相
擬公卒坐譏訕此其一款也蘇頌除刑部尚書據續通鑑長
編載元年七月而謂其初除喪者誤以制詞論未終喪也
八月四日乞不

給散青苗錢斛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八月四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
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
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益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鈔贖
徐徐月懷一雞之道熙寧之法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得錢則費
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得錢則費
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設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
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闖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
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
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以萬乘君父之尊宜放
債取利之誘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
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
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
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議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伏候
勅旨開卷青苗雖罷而熙豐餘毒流為積欠其後雖累有放文吏等因緣為
奸官司催擾如故元祐之末民為積欠所壓困憊特甚京東路皆流乞江南
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十

至於麥熟不歸緣所獲 **二十二日與王鞏子由觀黃庭堅詩題後**本集書黃
不數償欠故也悲夫

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大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用行劉誼知部
然不為無補於世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行劉誼知部

州勅本集勅云勅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
州勅 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為朕收養遠
民惠鮮饑寡者必剛毅不同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開卷元祐八年黃
慶基劾狀云軾行劉誼知部州告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公後卒
坐譏訕此

其一款也 **行李之純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勅**本集勅云乃者役錢貨
萃於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為裁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
孰為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使官李之純疲瘵之俗嘗見於用忠厚之質
不移於勞是用進登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嘗見於用忠厚之質
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開卷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
云軾行李之純河北都轉運使告以厲王之亂相擬公後卒坐譏訕此其一
款也已上黃慶基奏劾中書舍人指斥先帝時事呂惠卿舊義開蘇頌劉誼
李之純五條今並於此慶基原奏及公辨劉誼後卷三十六總案

能確考月日附載於此慶基原奏及公辨劉誼後卷三十六總案 **告下遷**

翰林學士知制誥進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除告命除臣翰
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西陲板直遷內制

雖神崇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伏望追還
異恩以厭公論紀年錄十月十二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合註翁方綱云宋

異恩以厭公論紀年錄十月十二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合註翁方綱云宋

史哲宗本紀九月丁卯蘇軾爲翰林學士又云長編亦載是年九月丁卯詔

宋史長編諸說均未確考本集八月四日不散青苗狀在中書舍人任九

元論約東狀在翰林學士任空其日不填據奏議不可辨也更考內制元祐

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二年十月十四日西京赦文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凡三篇此北扉麻制非西掖後詞也公知尚在西掖豈能越組而謀之如謂

此明堂赦原係西掖屬草則後兩年公在北扉不應有後二作也史稱九月

辛酉大享明堂以神考配赦天下是月丙辰朔辛酉卽六日也不集所載係

肆赦之日非撰文之日公自有除命則上狀辭批答不允則再辭然後宣召

入院既入院當在赦之前十日此上此文即尙書省奉行放發亦須預爲之地

內廷不能六日付外也凡草麻狀左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

於批答不允再上辭免狀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

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尙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

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尙多必有積薪之謂兄弟並進豈

無運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 詔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轡馬

亮其悃悞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

差使奉官宣召入學士院上謝宣召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西頭供奉官

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

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謝雖至威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得重非徒翰墨

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儕數羨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收於禁中宜

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願愚自信在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上

案

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闋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

幸擢用何名謂英宗嘗欲召入翰林神宗亦欲召修國史爲韓琦王珪張

璪所沮此云先帝專指神宗欲付國史事 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臣賦言蒙

也計自英宗以來凡淹滯者二十二年 進謝上表 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

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

空文言不遇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摺紳此蓋伏遇陛下總覽政

綱灼知治體慨復祖心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思忠以敦 再謝對衣金

俗敢不激見晚節砥礪初心雖洗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 再謝對衣金

帶馬表 本集謝表云臣賦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

朝廷所以旌有功德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優僕流汗交併伏念臣人微地

寒性迂才短曩布韋而自薦偶忝緝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賦豈謂便蕃

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覽衆工財成造化賦豈謂便蕃

斷金之義舉鞭自上 笏記 本集笏記云禁林之選多土所榮非獨文章之工

細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

宜塵冒此業顧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 作明堂

建無窮之業願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 作明堂

發 本集內制明堂赦文云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

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

百度和樂四方賴帝既臨海寓寧又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慶豐庶幾大

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惟茲肇禋屬予訪落爽有以稽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願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惟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承儀之專配成於獨斷昇神之冲矣燕及皇天誰成法於後涓選吉日哀輯上儀奉壘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尹人遺遺教於前者其配之既右涓考於時風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懷愴之意優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祜資我思成待臣助予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閭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於戲漢廷流祀帝者於卽作之踰年唐室施仁固以門之吉臣蓋禮盛者文縉澤大者流長本集內制入百餘首文繁體備大抵起於元祐元年而止於四年其明堂赦文爲最前作因以冠篇其餘次敘參雜不一六年再入爲承旨僅五月本集無六年內制百數則別求其故蓋所無多併混在內因檢出其可辨者於前後約選百數十首並著於編大畧如朝廷典制宮禁儀文宰執恩例館閣掌故原廟告虔寺觀致禱外藩部落邊臣使客朝聘燕饗撫綏存問修省哀慕節序令辰皆約取之既以備一代之制度卽以備一集之體裁其樂詔之帖子詞一類施註已採附詩後查註復制取其教坊詞之口號與帖子詞同編卷四

射司馬光薨於西府朝士方致齋不赴六日大享明堂以神宗配大赦天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上

案

禮成不賀輟視朝公率兩制官自使所往弔本集狀云蒙陛下擢臣爲兩制之首其孤康以古禮治喪事不受弔衆方諱邵博聞見後錄云司馬丞相薨於位程伊川主喪

顧以入孫升談圃云司馬溫公之喪常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放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語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謂煨糲糲鄙俚叔孫通也問者笑之皇宋治統類呂陶云明堂降赦詔三省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卽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程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皆見禮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特不樂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若餘哀未忘猶是誑不歌之意固是無疑至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此則本檀弓文而歌字樂字竟分見者然語無矣伊川繼則不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不然哀樂皆是情無可偏執繼出弔之後偶奉儻命則宴饗贈答固亦非哭不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嘗云不可歌耶

而三省六卿皆集宣仁哲宗臨奠入哭甚哀贈太師溫國公秘賻從厚斂以水銀龍腦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治喪事公作行狀本集司馬溫公

行狀云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謚墓碑載諡此不載者諡議未定可見追從爲此文也凡大臣之喪禮出朝廷命未下私家不敢擅行喪禮君命復爲文率兩制官祭之太師溫國公之靈嗚呼百世不可測也故與三家村異

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解偶常奇公事仁宗宗末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言利非之誰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有秀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譬如農夫既闕既蓄投種未粒刈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天哭其雖天復來思歌此奠歌以侑一厄衆皆公祭文乃由所撰載續城集尙書侍郎公祭文乃黃庭堅所撰載山谷集此屬兩制公祭文也公既爲行狀范景仁取以誌墓其家乞公書石公曰范二

文作賦不當辭然非三家之福卒不書公當日憤之如此而卒坐誅謗足見其誣也邵博載有墓銘今錄其畧云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塞乃於黎民垂下而卒坐誅謗足見天下訕諷險陂險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異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詭譎不恭赫赫神宗洞察於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毒方復任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七

夢寐之會未替月援溺振湯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者哲俊又野迄無遺元惡大慙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雷乎山獄可

也嗚呼公乎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京哉 八日作王誥詩跋本集題王晉卿詩後云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饑

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由除起居郎積通鑑長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十月二日賀遼國正旦書本

九月蘇轍爲起居郎歸築城集詩題云去冬 十月二日賀遼國正旦書本轍以起居郎入侍適英蓋人侍在十月後也 賀遼國正旦書云歲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都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

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論陳元祐元年十月二日 賀遼國正旦書云願出百萬準不得已以三十萬和之遂歸子孫無窮之害此景德元年事也自是通好者三十九年至仁宗慶曆二年西夏兵方在困弊契丹乘釁以重兵壓境欲割關南十縣且求婚富弼拚身命往爭之遂罷求割二說歲增銀絹各十萬兩正晏殊會議其名曰納神宗深憤此事志欲富國強兵羣小探其隱而中之因以召亂至徽宗國是日非而欲挾食於虎狼之日博紹述之名又自費其鼎也康王南渡殺其金所父之岳飛而以兒臣事之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兩正其後雖各減五萬而金之秤尺無法貼耗通融糜費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去

案

索各項不可勝計又正旦生朝遣使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絲幣一千疋
腦子香茶藥物稱是外遣泛使則倍此數而使副前往禮費甚繁亦皆代辦
至於前赴彼界搭蓋棚屋般運什物防護銀絹聽候回退部夫支應均屬有
司管認樞密院差官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官十二員管押絹綱隨帶左帑
庫子秤子先於臘月下旬交兩月貽隨同歲幣正副使添帶將官一員兵三百
人過淮呈樣開歲三日長交兩月貽隨同歲幣正副使添帶將官一員兵三百
射朝辭宜賜沿途賜筵諸費地方承應不在此數至金遇事增益費尤不貲
計每年常例賀旦賀生跋來報往而正副使不絕於道信日不暇給矣嗟乎
準與飛輦可不和之具務扼之使不得申其志其無準與飛者復無仁宗之
德又欲強為之使準終主戰其見殺當與飛等亦無補於不和之一策而和
之則其流弊遂至於是以是知此書必稱信當與飛之信之不可奪之必不至是也可
不鑑
六日雄州撫問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犯
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趙州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本集口宣
獎元祐元年十月六日趙州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本集口宣
等遠飭使輒來陳慶幣川途甚阻風霧可虞十五日賜西蕃阿里骨詔本集
特示至恩往頒名劄元祐元年十月六日十五日賜西蕃阿里骨詔本集
校大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河里骨加恩制告詔云勒阿里骨朕涓選靈辰
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芳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忠嘉元
祐元年十月十五日賜交趾南平王李乾德勅書本集賜新除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
月十五日賜交趾南平王李乾德勅書本集賜新除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

饗帝親盼布湛恩徧暨諸夏卿世綏侯朕欽順朝十七日賜蘇頌辭恩命
廷宜賜徽章以昭異數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十七日賜蘇頌辭恩命
允詔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寇期於無刑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
又推才難之故于里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母煩力辭元
祐元年十月十七日公自註蘇頌表云自循躬邁效冒優除伏望收還成命
馳伏常察所有二十日賜范鎮赴闕詔本集賜新除落仕依前光祿大夫
諡命未致祇受二十日賜范鎮赴闕詔本集賜新除落仕依前光祿大夫
以精神折衝譬之麒麟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委也
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伏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無憚
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冬至日福寧殿薦薦神宗齋文本集冬至福寧殿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冬至日福寧殿薦薦神宗齋文本集冬至福寧殿

神宗皇帝齋文云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道更奏告永裕陵表本集皇
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俯淨供仰導靈游奏告永裕陵表本集皇
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云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御景
增休松於履霜恭惟諡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
神望松柏於橋夫人往永裕陵酌獻表本集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
由永懷悲慕夫人往永裕陵酌獻表本集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

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祿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諡號皇帝道乞加
齊覆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乞加
張存平恩禮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

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
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
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
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
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於方平亦不爲少屈
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患眼不出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
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
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
貴老尊十一日雄州白溝驛賜以實正旦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內制
勅卿之意十一日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十一日賜呂大防斷來
之修阻宜頒宴行以勞勤劬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日賜呂大防斷來
章批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章批答云有勅大政所關西臺爲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大守印欽承
母煩退避元祐元十五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
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五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云有勅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十六日賈國嗣子
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賈國嗣子
乾順詔本集賜故夏國主嗣子詔云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
禮以爲存沒之光元祐子由除中書舍人續通鑑長編云元年十
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子由除中書舍人續通鑑長編云元年十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七

五

業

爲王詵書黃泥坂詞本集書黃泥坂詞跋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

告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

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特原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久購子書不

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乃上考試館

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職策問本集試館職策問云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

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

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佳今朝廷

欲監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循苟且法神考之屬精而

矣昔漢交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

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二十九日召試學士院拔舉仲游黃

庭堅張耒冕補之並擢館職衛尉丞同黃庭堅張耒冕補之等九人試學士

院公擢爲第一補集賢校理黃庭堅爲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
爲大學錄范純仁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冕補之爲大學正李清臣薦召試
遷秘書省正字其仲游庭堅薦主未詳仲游嘗上書司馬光極論更法利弊
光爲之聳然或光所薦庭堅則孫覺李常在朝固不乏薦者也凡除館職必

登第歷仕成資再經保薦召試學士院人等始授故黃張冕先入館而秦觀不與庭堅年譜以公爲在朝詩伴此江西君子之言也張未嘗從子由學於

陳州或有以未爲少公客者與鄧聖求會宿武昌西山詩和著盈峽誤據公詩張舜民在九人中書云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

寄王齊愈書本集與王文甫書云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可也十二月五日與狄詠同館北使於都亭驛記狄青遺事本集書狄武

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

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諱詠

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七月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奉銀鞋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容夜語及之

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踐更於春令致率履於天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元祐元年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能誦公詩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

十二月七日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能誦公詩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與狄詠觀王伯庸帖本集

伯喜吾詩可怪也謂此乃追憶之作今載於此與狄詠觀王伯庸帖本集伯庸知人云余與狄子準同館北容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

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即先相武襄公張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七夫

則容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題詠所藏石屏劉有方貌國夫人夜游圖詩跋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鄧慎思石刻本集跋鄧慎思石刻云賦在黃州見鄧慎思學士扶護先大夫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

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奉勅撰司馬光清忠粹德之碑本集司馬溫公神道碑云公諱光字貫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

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竇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誣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降之公極論其不帝爲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帝爲翰林學士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勸役農

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言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

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義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

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勸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

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問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

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子三人童

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子三人童

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子三人童

唐皆罕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
幸西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象表其墓道曰清忠粹德之
碑而其文過波公浴室訪彭器資作六祖畫贊本集與國寺浴室六祖畫贊
以命臣賦樓閣堂宇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
與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
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
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汝蓋當時堂上侍
者然亦老矣導余觀余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壁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
汝笑曰去是也何有乃徒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
如笑噫去是也何有乃徒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
以為礙滿天同輩不以為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恍仰
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東都事畢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
進士禮部第一權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多人所難言者罷為江西轉運
判官陞辭復言今不忠無將久之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
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
論命汝礪坐遷除目罷知滁州公以嘉祐丙申寓居浴室至是元祐丙
寅為三十一年文無月日可考因附載於時臺諫官多司馬光之人皆希合
後彭汝礪乃言官之諍諍者併錄其事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七

案

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祖述熙寧間沈括舒賈李

定何正臣李宜之謗訕之說以病公會公試館職朱光庭撰策問語誣以人

臣不忠請正考試官罪續通鑑長編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

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屬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

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

臣以謂仁祖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難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

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後之為人臣者惟當盛揚其先烈不當更置

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十八日上辨試館職策問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

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入策問有涉譏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臣竊聞

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慮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
屬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令之百
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
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
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鑑光庭又論罪不當放攻益峻或傳朝

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二十七日傳堯前疏論二十八日王巖叟繼
之皆不報續通鑑長編光庭又言軾罪不當放其言攻軾愈峻且稱軾嘗罵
司馬光程頤賦聞而自辨或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與各上疏疏入不報註云是月二十七日堯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巖叟繼之東都事畢朱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傅堯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乃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光庭等乃曰謂堯俞巖叟非光庭之比也何乃有此一肯彼但知光庭將逐故挽救之遂不可顧惜國體而黨禍由是以起因有誘宣仁爲臣后則天老姦竊國及誣哲宗爲親躬陷孟后爲左道者此風一開罔知忌憚則堯俞巖叟之罪不可追矣事畧於朱光庭傳極貶此三人而於傅堯俞王巖叟傳則盡刪自是朋黨之禍起謂堯俞巖叟爲之諱其意似若惜之而正所以媮之也旨微矣哉

仁不次擢用且論廷臣中自除故中寢也朱光庭乘隙而起遂有洛黨之名若傅堯俞者卽爭役爲難之人與王巖叟皆朔黨也然劉云言臣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肯數十則諸黨皆在其中但洛黨開其端耳又劉云臣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愆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其讎森臣此又其禍不由洛黨之證先是韓絳本附王安石以取相位其弟紳繼又爲相與呂惠卿蔡確章惇蔡京皆先後有連其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無從區別子由將此數姦攻去皆其黨所切齒者時韓維猶爲執政引用翔舊分布要近明年范百祿呂陶等復將韓維攻去而皆川人所爲於是朔黨指公爲川黨而洛黨指公爲蜀黨矣然維雖去而其黨皆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遂撫而有之自是互相援引此攻彼擊詭變百出日以叫囂攪擾爲事至紹聖初併摯燾韓維安世等皆反戈攻之而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 卷二十七

六

案

致其死矣所謂洛蜀黨者皆單門也各以文學爲氣類其人皆釐然可數半皆酸澁毫無囊橐豈能與累朝累世權姦將相合羣羽翼相托故洛黨遭其一擊而不能再振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不黨所恃子由在政府而子由幾爲攻去者不一而足八年之中公已三出可以知其故矣凡史家無公及洛黨章疏其見於本集辯劄中者受誣而辯亦有憤激過當之語然無異仁宗應兵雖天地鬼神諒其無鑿武之心也故劉安世始捱拾孔疏而已甚公則絕無專攻程事劄狀與自奏臣豈記憶小怨是語心術爲不同矣餘詳卷三十三總案各條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總案卷二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諫科五月李清臣罷劉華尚書左丞王

存尚書右丞六月安燾知樞密院事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云伏以棄黃屋以卜賓莫

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仗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義堯之德上賓莫

釋梵

之游八日傅堯俞王巖叟再上疏九日王觀上疏

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名之然後君子可以

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陛下所

當謹

十一日呂陶王觀上疏東都事畧呂陶奏臺諫為天子耳目當當循至

光庭為頓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陶所奏不詳何日所論與王觀畧同併載於此

十二日有旨堯俞巖叟光

庭不須彈奏十三日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堯俞巖叟光庭違旨上疏十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八

一

日公再上辯劄

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今言

下頌之伏觀二聖臨御已來天下翕然奮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

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廟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雖

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

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朝策問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

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今乃以為譏諷先朝策問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

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除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

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

守令好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臣豈諛議先朝者哉誠見士

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

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不備補所不足天下幸甚

案此劄所敘論役法事已分載與司馬光論役及奏罷計定役法條下

八日堯俞巖叟同入對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孫升上疏

孫升檢入也

云十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此非喜之之詞乃不滿之

詞也升言王安石為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

學問中外所服以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恐德業器識有所

不足願以安石為戒升以公議役法不隨故有此奏宋史云孫升論蘇軾世

識其

失言公四上劄請外二十三日詔令供職二十六日作張方平楊繪書

與張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八

二

案

太保安道書云某以不善俛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然中外盥服幾至有所行謹而諸公愛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不敢堅臥嫌若復伸前請爾編箋多件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又與楊元素書云某近數章諫郡未允杜門待命蓋為臺諫不溶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預言蓋始於此謂案書中所言荆公溫者溫公謂同朝皆附和之人也其說如此是構怨起於評定役法而不始於弔喪之際也辯劄屢及此事

二十七同日見紫宸殿門光庭奏命嚴叟並免行譴續通鑑長編註云可證

俞嚴叟再奏九日王觀奏十一日觀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堯俞嚴叟光庭不須彈奏十三日三人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賦再辯十八日堯俞嚴叟同入對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孫升奏二十二日進呈堯俞嚴叟所奏二十三日詔令各供職是日孫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斷班次二十七同日見於紫宸殿門此一段事方彛耳東都事畧未光庭傳斷李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賦以雄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賈賈易趙挺之黃慶基董敦逸之流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為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宋史本傳云賦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謂案仁宗朝石介作慶厯聖德詩激成朋黨之患幾陷富弼餘如杜衍范仲淹韓琦歐陽修並皆罷斥介亦幾有劓冢破棺之禍然仁宗在位小人究有忌憚故卒成至治而此患既

瘳不復更作迨元祐之際朱光庭首開朋黨之禍自是小人毫無忌憚而君子之道日消釀成痼疾宋社以屋此史斷所以嚴於事畧也如朱光庭輩孔子曰未有小人

玉堂栽花和周尹韻記白樂天西掖通東省詩本集記樂天而仁者是矣

詩云元祐元年子為中書舍人時執政忠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子白執政應須簡要溝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牕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牕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作牕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謂案此條元祐二年所作月日無考今附載於此勅撰贈太師追封溫國公馬光安葬祭文

本集內制祭文云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大山之下安下合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墓庶知予懷謂案公所有內制凡事之鉅者莫不推本神宗如欲訕謗則此種文最易流露觀其自神宗崩下手已早為斡旋之地而此心可見矣哲宗據來之邵抄襲朱光庭輩誣陷舊案並不考其大率類是非放之海外迨至孝宗拔覽此集始知草庭之顛倒黑白以誤國者大率類是而漢陽諸姬楚盡之也久矣不可重慨也

二月一日繳進給田募役議劄本集劄云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

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竊謂今日尚可推行軛備錄前狀繳進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合臣發

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爲雲雨之司涵濡大相國寺祈

之功俄頃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雨齋文本集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云伏以早曠既久禾麥二十九

日和會肇劉攽孔武仲省上公自註云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

孔常父皆江西人四月一日二日從駕景靈宮和會肇從駕公詩有入仗魂驚

士班近執政此公從駕之明文也藥城集詩目與題皆作次韻曾子開舍人

靈宮正合蓋三月乃小盡明日即一日也與公詩三舍人詩自註明日駕幸景

引藥城集諷作四月三日合註從誤今駁正

散功德疏文本集景靈宮罷散泰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云伏以

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蒙餘奉十八日賜李清臣乞退批答本集賜尚書左丞

社謹疏元祐二年四月七日批答云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逮受顧命弼子冲人

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惘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元

祐二年四月十八日賜東都事畧李清臣以五月出知河陽又知河南府

承興軍真定府是時呂公著獨相一虛其位清臣之意惟欲作相耳公著既

不能處以宰相俾安其位又不能重行廢斥使非更數大赦不能召還惟知

處以大藩悅以美任爲自子許如章惇之逐則自汝州帥揚會布之出則白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八

四

太原歷真定河陽瀛州此皆重寄豈朝廷養奸地乎須知此曹高牙大蠹坐

權厚賞並不稍見德意歸來覆篋仍以被辱被逐論也觀其所爲無異關門

乃明示覆局皆逆知之惟元祐宰執在夢中耳十九日薦布衣陳師道狀木

狀云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傳堯俞孫覺狀奏右

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

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處施行二十日上

乞畱顧臨給事中狀不報本集狀云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知制

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

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倖倖之流側目臨憚正絕天章閣待制充

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

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

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

且畱臨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使河朔家定國懷安軍和張問喜雨詩聽章堯家琵琶作水調歌頭詞本

水調歌詞敘云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爲善答以退之穎師琴詩最

善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

琴者乞爲歌詞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詞稍加櫜括使就聲律以遺之其詞云

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士一鼓

填然作氣千里不流行回首暮雲遠飛絮觀青冥衆禽真彩鳳獨不鳴
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
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此詞無年月可考據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集禧

正月章奏爲吏部郎中四月出知越州時奏正在京也因附載於此
觀洪福殿謝雨朱表本集集禧觀洪福殿罷敬謝雨道場朱表云伏以旱暵
不德之能致載陳爲裁禱求屢瀆賴神之賜霑澤以時蓋至道之無私豈
謝懇少答靈休**五月十二日賜韓絳到闕生餼口宣**本集賜集禧觀使德
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云有勅卿力辭繁劇歸即燕安想**神宗禮祭祝**

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頒牢醴以勞駉駉元祐二年五月十一日
文本集神宗皇帝禱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云莫暑之變忽焉**二十九日賜**

羣臣御殿復膳允批答本集賜文武百寮文彦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
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早戕復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旣至封章屢上勉從
其意其愧於中夫天之恩無忘納誨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和劉攽獨直省中詩**

復膳第五表批答也其第一表批答作於四月二十二日相距月餘似大遲
宋史四月癸卯雨戊申御殿復膳相距僅六日不必連

六月一日賜羣臣表請舉樂不許批答本集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彦博已下
上五表此所載月日均有譌也今仍依本集俟再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八

五

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禪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譽不成聲君子以爲
知禮無以宗廟之重勉始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浩焉而出
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懼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
竹乃棲耳之聲干戈羽旄皆泣目之具哀旣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
感慕元祐二**四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遇密之制雖
年六月一日

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旣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間之會絃
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元祐二年六月
四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三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鐘鼓以導和羽籥以飾
日

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
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生日口宣本集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宣
云有勅卿世濟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
我寵頒永增壽祉元**謝三伏早出院表**本集謝表云臣賦言君逸臣勞固上
祐二年六月九日

異恩而許夙退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
目之力卒無稱於絲毫遠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

十八日賜皇弟佖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弟山南東
道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佖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以棟華之親襲瓜瓞之慶載
臨誕日宜厚寵頒朕我異恩永膺介福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公去歲春夏

侍立邇英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和子由作題文彥博所跋郭熙畫再和

張問喜雨詩二十八日賜孫路獎諭勅書本集賜權陝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勅書云勅孫路宜力

計臺悉心邊政相視矜要繕完保障詗用有成不愆於素使虜無可詐之便

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公自詠云爲

築蘭州西荆賜王文郁獎諭勅書本集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勅書云

堡成下同賜王文郁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

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過蔡河東畔

成無窮之利達於朕聽良用歎嘉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袁彥方所居游來鶴亭作詩蔡河東畔居後有圃喬林深竹映帶城隅中有

來鶴亭王大夫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

南冠霞披月羽銜純酒酣亭上來看舞有都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

淚滿青衫也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東都外城東南則陳州門傍有蔡河

水門青社收此詩入續採中百歲寓翁乃袁裝也裝之祖名彥方合註云晉

書袁彥道名耽今案桂陽蘇耽有化鶴來歸之事公乃藏袁與鶴於其名內

而兼用之正恐讀者專指用袁彥道特於上句用舞字以爲標記使人自得

之合註未能作張方平文集敘本集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自慶歷以來詗元

者多矣或不用而溘水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

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昔曾魯公嘗爲賦言

公在人事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

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秦勅撰趙抃愛直之碑本集趙

於無何有之卿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秦勅撰趙抃愛直之碑清獻公

神道碑云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吼除喪來告於朝天子

以愛直名其碑而命臣賦爲之文公諱林字閑道其先京兆奉天人景祐元

年進士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避權幸號鐵面御史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交結宦官進不以道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得處州召知

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神宗亦稱是耶公諱上謂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八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吶通判
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帆代還以吶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使其
養胤復侍公游杭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
計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於西安蓮華山諡曰清

集於王洗西園

米元章西園雅集圖記云李伯時發唐小秀將軍爲其色

自竹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几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爲
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而凝竚者爲
韻乃管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背纏絡紅絲相間下有大理石案陳設
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响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
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焦箏而熟觀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
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
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
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爲王
仲至前有鬚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
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誦聽
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淙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
風竹相吞爐煙方曷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洵湧於名學
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
辯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八

七

夷後之攬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謂此集在二三年之間而劉涇將赴莫州倅故留二年爲當也自袁彥方以下四條皆以未能確

考附載此案之末

